

硃批諭旨

鄂爾泰奏摺三



硃批鄂爾泰奏摺

雍正五年九月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臣齎摺家奴賞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嵌玻璃紫石夔龍盒硯一方銅格水火雙硯一

盒蜜荔枝二瓶抵滇又於九月十四日臣齎兵馬

錢糧冊承差李燦回滇復賞

頒賜臣

欽定詩經傳說會纂全部臣隨皆郊迎至署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啟摺折跪諷

硃批朕躬甚安卿好麽來往人朕備細訪問知卿精神

起居甚好實如獲珍寶之喜但諸凡量力而爲之萬

不可過強欽此及摺內敬述

天語一公則無事而非是一私則無往而非不是復蒙

硃批但知此何時而非坦蕩之景眞極樂界也欽此臣

伏讀之下無可語言愛臣諄篤臣之

慈父勉臣深切臣之

嚴師凡有天性皆應悚心臣敢不益自愛重期為成人
　但臣竊念我
聖主萬幾親理日昃不暇心周遠邇大小靡遺盡在
睿慮之中總歸至中之宰而百官羣牧曾不能仰贊萬
　一少紓
聖懷念
聖主之勤勞實臣工之罪戾臣雖在萬里心切難安況
　臣職司所寄即竭蹷料理亦止此兩省而兩省諸
　事猶多未就緒乃復屢荷
聖慈諭臣量力不可過強臣更何以自解至於臣年來

精神實倍健旺此來往人所共見惟當念念存公
刻刻去私常求坦蕩之景毋敢忘此極樂界也爲
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知道了字字出於至誠句句朕皆動容覽閲
諸王大臣因朕五十大壽懇請備宴朕勉從之此日微
雪一堂和氣喜溢宮院念卿在遠省未得入座特留數
種朕親嘗食物寄來卿食此如同君臣對面宴會也特

諭

同日又

奏爲謬沖旣靖各寨歸誠事竊花苗一種介在楚黔兼連西粵獷悍難馴謬沖尤甚今據各員攻破其地親行踏勘報稱三方峭壁一線通門羊腸曲徑鼠穴盤居漢夷不能偵探兵役無從捕覓此羣兇之所以得肆其姦惡也前於閏三月二十四日經臣將兩省會攻合寨逃散情形

奏明在案續據黎平知府張廣泗率領知縣孫紹武署黎平協事鎭遠協遊擊韓勳率領守備左垣等

文武同心楚黔協力冒險履危深入巢窟直窮邊界之外不獨彼此兩地互相糾查并粵西懷遠縣所屬各接壤地方凡有兇苗潛伏等處無不親歷窮搜今兩省各員陸續擒獲賊苗通計大小男婦共二百三十餘名口齊集適中之處公同會審其逞兇拒敵并從前各案兇犯俱有著落查得黎屬地方尚止於盜案而於楚省之靖州通道縣等處則肆行刧殺晝夜不分迨經官差捕緝則殺死差役打傷兵丁以及州縣拏獲該寨之人卽糾合通寨抗拒官府并擅自捉拏百姓揚言作抵是從前

已屬極惡窮兇及今兩省會兵臨寨復敢同謀拒
敵殺傷兵役是盜刦之罪固已難寬而按以拒敵
之條更當從重究擬所有掌寨渠魁姚相明等三
名各姓管事頭人姚富凡等六名分路拒敵之姚
安美等二十三名同謀之李榮華等四名或同謀
立議或逞兇拒捕以至動手鎗傷兵丁殺死差役
均各俯首供認不諱現在定擬招解另疏會
題外自此各寨遠邇嚮風皆知爲除暴安良故無不
畏威懷德除向經歸順各苗悉與漢民一體嚴立
保甲并取具不敢容姦容賊甘結外更有歸歐鬼

壘九厥交椅几馬等寨俱花苗之種類悉化外之
生夷無不舉踵歸誠傾心嚮化今據頭人率領羣
苗並繳軍器願納錢糧造有戶口花名清冊同詣
張廣泗韓勳行營焚香叩首願求內附共沐
聖朝治化等情到臣臣查得歸歐鬼壘等寨在黎平府
所屬洪州土司界外應令歸洪州管轄其交椅几
馬二寨係廣西懷遠縣所屬幹沖地方界內若歸
附黎平則中間隔有幹沖應歸懷遠管轄似為畫
一除臣咨移粵西撫提收入懷遠縣屬外所有各
寨投誠戶口錢糧及所繳軍器另繕清摺恭呈

御覽又據張廣泗稟稱查黎平西北之龍里古州各土
司所轄地方逼近清水江烏孟江等處生苗此種
生苗不獨素性兇頑肆無忌憚且凡有罹罪犯法
之人擕家竄入恃作護符實爲養姦縱惡之區今
張廣泗已會同新任副將李登科於八月二十四
日起程前往乘機勦撫以清邊境此皆該員等先
事預籌實心效力裨益地方者也合併聲明統祈
睿鑒臣謹
奏
此事雖卿調度委用得當張廣泗遵照辦理甚屬可嘉

同日又

奏爲報明永北邊界用兵協勦賊番事竊永北府之
蒗蕖地方與四川之腊汝窩地方邊界相接前據
永北鎮總兵柳時昌中軍遊擊徐成貞永北知府
馮光裕報稱六月初七日據本鎮標汛蒗蕖千總
馬勝稱據土舍阿騰龍報稱四川鹽井衛有官兵
調動五所土兵探得係建昌總兵征勦腊汝窩等
情隨據柳時昌一面令徐成貞派撥目兵添汛防
守一面飛報到臣臣隨切囑柳時昌并諄諭徐成
貞馮光裕旣係川省用兵事同一體所有一切要

隘嚴加堵禦毋令脫逃并將番賊各處巢穴密行
偵探的確預先挑選精健以備策應協同進勦毋
得少有疎緩去後續據柳時昌報稱六月十四日
接准四川建昌鎮公文移知前事隨著徐成貞并
守備鄭文煥率同千把等帶領健兵五百名前往
蒗蕖駐劄查得蒗蕖東通腊汝窩大路一條地名
白窩離蒗蕖一百二十里東北通腊汝窩小路一
條地名岩底離蒗蕖六十里北通腊汝窩大路一
條地名茹卜戈離蒗蕖八十里又蒗蕖半路東南
通腊汝窩大路一條地名西番河離蒗蕖一百二

十里西番河以外係蒗蕖地界內通高章二土司
地界各令弁兵分路前往嚴加堵禦并行密探一
切情形以憑會勦至七月初六日川兵抵阿利村
寨逆番抗拒不肯授首滇兵四路堵塞川兵乘勢
進攻斬殺三十餘人餘皆降伏又搗什咱一村生
擒二十三名口并勦殺多人然後情願獻黑鹽井
以求宥罪等情於是兩省各皆撤兵回營事關邊
界用兵協勦賊番情事理合陳明臣謹
奏
如此不分彼此料理封疆大臣毫不推諉瞻顧何事不

能辨理也嘉悅覽之

同日又

奏爲乘藉兵威剿滅猓賊事竊臨元鎭屬威遠新平一帶地方猓賊猖獗潛匿酋魁哀牢出沒江內江外爲害最兇由來已久雖從前屢經用兵兇頑難以就擒煙瘴難以深入或反致代爲支飾互相容隱已非一日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前以鎭沅逞逆因而威遠猓賊扎鐵匠周大妹等乘機聚衆打井刼寨擄掠鄉村又有新平野賊李百疊等亦率衆報仇搶殺臣聞稟報隨

嚴檄官弁趁此兵威前赴威遠新平二處協力擒
勦務盡根株又遣臣標遊擊李化龍帶領弁兵星
往會擒始而羣兇嘯聚洶湧異常及見官兵奮勇
直前有戰必克賊勢潰解四散奔逃潛伏深箐無
從蹤跡其時正值盛暑瘴癘薰蒸官兵染瘴甚至
病故者屢報到臣臣思若不及此勦滅又行撤兵
縱暫時安帖後必猖狂姑息之恩適所以養禍因
復差臣標守備席嘉珏齎臣令箭遍飭行營謂倮
賊一日不除官兵一日不撤縱觸鋒冒瘴寧死必
前能滅賊死有餘榮不能殺賊生有餘辱等語去

後仰賴
聖主仁威將士奮勵冒險深入搜箐搜山於是殺斬過
半多所擒獲據臨元鎭總兵官孫弘本詳報各處
地方所有猓賊生擒解省者六十名當場拒敵鎗
礮傷死者九百四十一名內斬首級三百八十四
顆拏獲眷口安插者一百八十二名口向來猓賊
從未覩此兵威從未經此大創兹見官兵所到抗
拒盡行勦滅投誠一槩從寛於是有威遠兇賊黑
老胖等奔赴行營懇求免死旋擒獻賊首扎鐵匠
等以求贖罪而新平兇賊李百疊等亦來投訴願

爲良民各皆從寬安插其解到擒獲人犯現在審
擬具
題從此威遠新平一帶地方諒可安堵縱有一二狡
賊潛踪漏網然渠魁盡獲終難逃匿再從寬安插
之李百疊實係新平賊首旣強悍横肆且狡獪不
測有時一人數名易於兔脫復有時一名數人難
於鵰擒現在投誠之李百疊卽前經
奏明梟取首級之白得也姓李名白得又名百疊又
名廹德前經官兵追急乃取賊中年貌近似之人
故令賊黨指引就前追殺一時弁兵亦無從辨認

自此匿跡藏踪今復乘機刦擄被官兵窮追勢難
别竄乃哀懇求生率黨服罪此賊不除江外終難
寧帖臣令就計許降不必驚破暫行安插以寛夥
衆隨密囑孫弘本如法布置務絕禍根緣本內未
便陳敘合先聲明至於此番官兵頗受艱苦染瘴
病故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巡檢一員帶傷把總二
員陣亡兵丁十三名帶傷身故兵丁三名染瘴身
故兵丁一百八十九名陣亡土練六名染瘴病故
土練四十名帶傷土目土練三十五名臣每念此
舉實切難安欲圖一勞永逸勢不能不出於此固

莫可如何敬記臣前摺內欽奉
硃批且猛做去寬之一字乃
上天之恩若容寬時得有可寬之日乃爾我君臣之大福
天地神明之殊恩也只此二字之苦
聖祖鑒之含淚筆欽此又奉
硃批不可留之人卽一人亦不可疎縱若不應正法卽
一命亦當詳慎蓋千人百人一人皆同一命耳不可
就數目而論多寡此等處須用廣大識見料理者欽
此臣卒讀神傷再讀志豁仰窺
一人之苦心俯覘羣工之陋見始知寬猛兩字皆出自

仁慈詳慎合中斯克幾廣大惟當謹遵
寶訓事事凜體顧學中庸之難能不敢因循以自棄除
將勦撫猓賊情形會疏報明外謹繕摺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朕嘉悅之外餘無可諭題本上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爲據實覆
奏事竊八月三十日

須到二摺荷蒙
硃批此係李日更所奏朕當日用伊看其甚耿直所以
許他奏摺會摺奏二次似實心任事之員今覽此奏
何世璂恐有此病但未知其中或更有别情否據實
奏朕知道伊等科甲袒護沽譽之風實爲吏治之大
害朕在此竭力整飭如果如此朕另有道理欽此臣
跪誦之下仰見
聖度虛公不遺棄衆論并不輕信羣言是非必覈其實
進退一準於衡臣荷
聖主殊知惟期仰體

天心倘稍有不確何敢冒瀆臣看得何世璂與李日更
詛本同鄉又經同在翰林即不行袒護亦何至勒
逼臣前在貴陽兩月申大成富貴俱曾向臣言糧
道貌似質樸心頗詭譎且待巡撫甚無禮及臣面
問地方事伊多不能對或稍坐久便垂頭瞌睡臣
經面問何世璂據云形跡何足論伊能慎重錢糧
便是好糧道等語即臣亦因其操守硜介並無染
指相待甚優此黔省屬吏所通知者今所
奏諸件皆屬虛揑且多自相矛盾實有别情早不出
聖明洞鑒中也緣去年奏

旨保舉人才伊再四懇求保舉何世璂不允又求富貴保舉富貴又不肯遂以此蓄怨臣近赴安籠始訪聞此語今據稱何世璂日日來往賓客筵宴豐盛不慮有悮政事等語臣查黔省僻處過客無多其屬員因事來謁與各營將備領餉俟考均當接見并得以詢問各處土俗民情皆分內事即間留一飯亦奬勵之常臣前在黔省何世璂留臣會食並不見豐盛況此外可知又稱接見秀才卑詞揖讓不慮長其驕志講書課文自早至晚以大吏而行教官之事等語臣查何世璂每於月朔行香復至

聖諭

明倫堂接見士子并集耆民宣講

廣訓則誠有之竟日講書課文並無此事至於諸生有
敗壞行檢武斷鄉曲挾持官長者臣見其屢行咨
革已不下三四十名并未姑息何謂長其驕志又
稱濫准詞訟沿街投控以憲臣而行有司之事等
語臣查黔省屬吏因循成習地方事件多不即完
結故致百姓奔控上司即臣到黔省每日攀轅投
遞凡焚燒刦殺等件自當批審詳結如有誣告即
加倍重處何世堪親准狀詞亦同此意若盡視為

有司之事槩置不問又何賴有憲臣也又稱護庇
屬員好徇情面詳揭虧空倉糧者槩不叅處等語
臣查何世璂到任叅劾虧糧者已經數員何謂槩
不叅處況凡叅虧空當先爲完虧空計如叅後可
完自當卽叅如任內能完亦應稍待若只欲自了
身事不顧難了公事終於錢糧何補前當
奏銷時李日更正在抱病不察虛實不分多寡混入
一詳槩請叅追據所詳揭內有少穀止三四十石
需銀不上十兩者而署銅仁府思州府知府張鉞
卽係李日更發銀招買之項並非該府應存穀數

緣正值青黃不接張鉞不肯承認李日更一面勒
領一面揭參又黎平府知府張廣泗係前任馬駿
領買之項張廣泗因在軍前辦事未及買補銀兩
貯庫並無不敷而必欲揭參平越府知府朱齊年
係兵丁支借及平糶之項立請買補亦仍列詳揭
此外尚多半非情理曾經臣駁查并札致何世璂
囑伊務查確實毋或屈抑能員隨委署藩司富貴
盤驗完補出結在案且即據李日更所稱止有三
四處買補不及存銀作抵則非實在虧空可知即
如此三知府才具皆堪辦事而稍不遂意即欲摧

殘臣亦不料李日更之居心行事至於此極也何
世基清勤自效少通達才過於拘謹近於瑣屑則
有之徇情市恩不敢出此若果深觸其忌尋事中
傷則李日更告病時卽應代
題請休又何至惜其操守婉詞慰留至所稱驛站陋
規臣查此項經署撫臣石禮哈
奏作修理營房之需已據各屬報竣
題銷司道皆有案伊反疑劉師恕申大成適自形其
昏憒耳李日更業已起程富貴亦赴部引
見劉師恕申大成俱現在京

聖詢之下自無遁情臣無庸瑣瀆謹據實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所奏所論甚公朕於李日更之奏亦覺不實況未有因一道員摺奏即調回撫臣對質之理朕原欲俟李日更到來問確再令何世璂明白回奏不料何世璂自奏數摺甚屬悖謬故調來面問今將何世璂到來問伊諭旨錄與卿看

雍正五年十月初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新授雲南按察使張允

隨赴任回省齎捧

欽賜臣

御書扁對誠悃宣猷四字體國公忠股肱膺重寄憲邦

文武梁棟得純臣十八字并鈎刻撰銅共二十二字

到臣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祗領之下瞻誦之餘覺感激之私與驚慚而交集

抑忻幸之至轉恐懼以彌深頫首無言仰天流涕

欽惟我
皇上
至誠致化
大知用中
念爲君實難朝乾夕惕願臣工堪寄股肱
悉憲邦匪易諄誨曲成期文武克充梁棟維
天心之黙運雖竊比管窺凛
聖諭之頻頒應羣開茅塞況反誠爲僞反公爲私反忠
爲姦反純爲詐但蹈其轍固
王道所必誅而離僞未卽是誠離私未卽是公離姦未

卽是忠離詐未卽是純縱涉其途特
聖功所與進臣爾泰不甘自棄情知亦步亦趨未能自
強實恐忽前忽郤期匪躬而體
國政多未平矢攄悃以宣猷民猶不信欽承
寶訓惟當力辨幾希仰覩
龍文弗敢少寬一息問此心是欺是慊
天鑒在茲論有事謀身謀家人言可畏除具疏奏
謝外謹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爾泰無任激切悚仄之至謹

奏

覽卿奏謝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欽奉

聖諭事竊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按察使張允隨回滇

臣備細詢問知

聖躬康悦行健日强復傳

諭旨你回去對鄂爾泰說朕入秋以來精神愈好你說

與他知道他愈加喜歡欽此臣跪聆之下恍如親聞

天語忻幸無似瞻依倍切又傳奉

聖諭鄂爾泰奏稱銅厰甚旺請將銅運到湖廣江南賣與各省採買的官員狠好再著他將鑄的錢多運些到湖廣行銷只要國寶行銷流通即費些運脚亦屬有限即每串折幾分亦不妨開銷朕意運錢比運銅

此一句他記錯了

還好你回去即傳旨與鄂爾泰欽此竊惟運錢運銅雖可以並行然運銅則省餉增益運錢則

國寶流通體勢所關輕重懸殊前此滇省之錢必量數鼓鑄就近運行者皆以山路險阻運載艱難流行遠則需費多需費多則虧折易虧折易則報銷難故司鼓鑄者皆不敢求行遠而騖多今我

聖主規其遠大畧其錙銖以多運爲重微折爲輕流通
爲重開銷爲輕此實經世之艮法非蠡測管窺之
見所能仿彿規畫者也臣查滇省錢局共三十六
爐每年共鑄正錢一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串
內除匠役工食標營兵餉搭放各項錢七萬一千
九百九十五串零尚存錢六萬二千七百八十餘
串臣前原
題內請將倭鉛節省銀兩作每年運費約運錢四萬
串赴外省行銷外尚存二萬二千餘串現擬設法
脚費將此項存錢亦運外省行銷此外添鑄補運

買錢轉運仍可以調劑臣當詳細籌算再黔省向

是

無錢局今查得威寧府現出銅廠而鎮雄亦產銅
鉛現俱檄令開採將來銅觔儘可供用且齊家灣
馬鬃嶺堆積倭鉛皆與畢節縣相近擬請於畢節
縣地方開設一局將各廠所出銅鉛照滇省例委
員收買運供鼓鑄不惟脚價較省而所鑄錢文發
運川楚亦屬近便至於倭鉛炭觔二項原俱有節

甚好

省但須錢文厚重輪廓完好可以經久自易於行

總以部頒式樣為準不可過厚

銷果能盡心料理辦官事如家事亦必不至虧折
聖主
威寧府知府楊永斌因會審烏蒙案現在滇省臣

已令與管理錢局麗江府知府元展成會商妥議
幷估計開局一切房庫爐卡等費約不過二千金
俟估定詳報臣再加核酌具疏請
旨外合先覆
奏再運銅一案一應馱脚等項臣早經委辦所需工
百七十萬銅數俱可於明年三四月內到漢口五
六月內到鎮江斷不至遲悞發運之外所餘銅觔
欣悅覽之
仍足供兩省鼓鑄亦不費周章合併聲明統祈
聖鑒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爲

奏明酌均公件耗羨以昭畫一事竊惟滇居邊末賦少事繁通省民屯額賦每年僅徵銀一十九萬餘兩秋糧止二十餘萬石各屬條糧秋糧火耗除起解司道二庫平奏欵費之外餘剩無幾而衙役工食等項原無額設俱係自給故從前各府州縣薪水日用以及夫馬并一切公事俱派民間辦應官派一分衙役數倍之地方鄉保又數倍之羣蠹分肥每年私派不下三四十萬小民困苦異常此滇

省向來之陋弊也迨楊名時到任於康熙六十一
年間將各屬公事核其應需者每年照糧均派隨
正完納勒石曉諭名曰公件銀兩此外不許再加
派擾使小民知有定額不受書役之苛索在有田
之百姓因向有隱射或侵占無糧之田亦樂於完
納數年以來百姓安之已視同正額但各屬糧額
多寡不一在當日酌定亦仍有不均臣再四思維
若將此公件銀兩概行革除滇省火耗無幾各項
公事難以辦應轉恐不肖有司復開私派之漸若
照舊聽其自收自用弊端百出實無以善後因檄

令各屬造冊呈送即按所送冊內欵目面與司道
逐一細核有必需者斟酌議留辦公餘各盡行裁
去節省辦理查通省糧條火耗除去解費約餘銀
一萬三千八百一十四兩零稅秋羨餘除去道欵
約餘銀一萬四千九百二兩零公件銀一十一萬
四千六百四兩零內除尋甸路南順寧和曲祿勸
等府州攤丁鹽課共銀三千三百三兩零實該公
件銀一十一萬一千三百一兩零各項共銀一十
四萬十七兩零除永北府併永平縣原未定有公
件外昆明等五十五州縣并廣南元江開化順寧

鶴慶蒙化景東麗江等八府共留辦公銀二萬二百七十七兩零養廉銀內除元江一府其廣南昆明等六十二府州縣共給銀四萬五千二百三十六兩零所留養廉銀准其按月扣留應用如無動用仍存留移交不得別用倘有挪移虧空與正項錢糧一例叅追實應解司庫銀七萬四千五百四兩零此外尚有黑井提舉司每年應送督撫布按節禮銀一千六百八十兩白井提舉司應送節禮銀八百兩琅井提舉司應送節禮銀一千二百一十六兩仍應照舊起解通共該解司庫銀七萬八

千二百兩零至各屬公項中如督撫兩院與布政司糧鹽二道衙門俱有養廉節禮一項應俱裁革雲南曲靖大理永昌楚雄元江六府向有稅規普洱通判有徵收秋糧羨餘可以養廉均無庸議給其臨安澂江廣西姚安武定等五府及按察司永昌道衙門別無養廉全賴節禮為日用盤費幕賓束脩之需應於解司公項內每年議給按察司銀四千兩永昌道銀三千兩臨安等五府銀各八百兩共銀四千兩按季赴布政司庫請領又雲南曲靖臨安開化大理五府同知通判各二員永昌永

北楚雄武定四府同知各一員澂江廣西鶴慶順寧四府通判各一員俱屬冷署亦別無養廉每員應量給銀四百兩共銀七千二百兩以上司道府廳共該養廉銀一萬八千二百兩俱令按季赴司請領臣通盤計算省中各項公費有紙張役食修理資助并賫奏顏料兵丁犒賞部辦飯食以及三年文武科場等項每年應需銀二萬兩尚節省銀四萬兩應請歸公充餉如此庶通省公事無悞而各屬養廉有資矣但公件名色旣條例所無亦別省所未有臣未便詳敘擬將歸公銀四萬兩作爲

火耗羨餘并各衙門節禮等項
題報充餉再滇省田地欺隱者已陸續清出未清者
現在委員勘丈又開例招墾錢糧自必漸增如各
府州縣所得耗羨可以辦公養廉則所徵公件一
項仍應漸次裁減合併聲明除將公費并各官養
廉銀兩數目另開清摺恭呈
御覽外伏乞
聖主睿鑒
批示遵行臣謹
奏

料理甚屬妥協大概川省亦然近者岳鍾琪請將一切
雜派供給盡行裁革只存加三火耗均與通省屬員爲
養廉百姓亦甚樂從料理雖是妥協但加三猶須核酌
所以於恩減浙省錢糧之諭旨內亦曾畧帶數句滇省
如此籌畫可謂盡善但各員養廉似少不足從前此事
原係楊名時沽名釣譽之舉不計可行與否暫沽一時
之名而又縱容屬員設法巧取置之不問以取悅於屬
員令感其寬厚毫無實心惠民之處乃大巧大詐之作
用耳今旣如此只得就此公平料理也將此諭與楊名
時朱綱看

同日又

奏爲查出官莊田地報明歸公以除隱漏事竊照官有祿以養廉民藉田以辦賦凡地方田畝惟民可得而有官不得而據也滇省文武衙門大半有官莊名色或係勳莊淸出或係叛產歸公或無主田地文武衙門招佃開墾因而收租收息視爲定額前官傳之後官私相授受匿不報聞而夷民得以藉口欺隱田糧官不能淸理亦不敢淸理陋弊因仍由來已久臣於去冬查訪旣確隨檄行各員據實開報去後除雲南等府昆明等州縣各覆稱並

無官莊外據糧儲道元江廣西澂江大理永北永
昌蒙化麗江楚雄順寧景東等府并安寧易門陸
涼平夷河陽路南彌勒建水寧州新平阿迷趙州
鄧川賓川保山永平騰越南安雲州和曲元謀大
姚等州縣陸續報到官莊田地每年收得租米穀
麥蕎豆共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七石四斗四升二
合九勺內除上納條丁秋糧費用之外尚餘米穀
麥豆八千五百七石七斗七升七合零又據曲尋
永順永北三鎮并騰越協副將段宗岳臣標中軍
副將陳清永北鎮左營遊擊張翰彬守備劉化龍

各報到官莊田地除完條糧年收租穀麥豆共一
千四百二石七斗五升又據東川府報稱查出已
故祿氏養贍並文武官莊田共一萬五千二百七
十二畝年收租穀四千六百八十餘石再臣標五
營有沿海邊界開墾老丁田地并各處草場脚下
丈出新淤自報田地共二千五百三十六畝三分
零年收租穀一千五百七十八石五斗零向爲恤
養老丁之用其實需用無多查臣衙門另有菜地
數塊可以分贍老丁田地租穀相應歸公又臣標
陸涼州馬場年可收大小麥蕎穀租二千四十石

九斗零業經摺報以上共米穀麥豆蕎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石零又租銀一百二十九兩統應歸公彙入年例

奏銷冊內達部至開化武定姚安尋甸馬龍羅平姚州鎮南定遠定邊等十府州縣俱報有官莊因數目開造不符業經發換俟到日一併檄發藩司造冊詳

題其有終不具報或所報不實者仍當查清以示晝一所有現在查出官莊田地緣由合先

奏報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向聞滇省鎮臣甚苦毫無出息此等營中官莊地畝應賜與營標爲養廉者卿當斟酌之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十月十三日巡撫臣朱綱入境差役

賫至

頒賜臣奏匣三箇又本月十六日臣齎摺候補守備裴

弘道等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素緞四聯哈密瓜二圓果乾一匣抵滇臣隨各
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摺扣跪誦
硃批覽卿奏謝朕甚爲欣悅前朕之祝願實佳大光明
中出於一時至誠之筆令多子之願既應其他
上蒼必賜如意也朕實欣幸焉欽此臣伏讀數四覺感激
之私并忘仰
至誠之明通凜

上蒼之昭鑒一念少懈鬼神殛之此外實無可名言至十
八日撫臣朱綱到任抵省臣出迎郊外恭請
聖安伊口傳
聖諭總督鄂爾泰昨年出京時朕看他身子弱後聞他
到雲南將身子調養好了朕心甚爲喜慰今朕躬萬
安朕知他時常敬念爾到雲南可說與他欽此臣跪
聆之下如聞我
慈父聲北望神馳不復能出一語續接見朱綱備細請
問伊一一敬述
皇上聖躬康悅精神倍常日理萬幾無少停留并親見

奏摺盈尺

硃批皆遍感激驚嘆動諸顏色臣因就管窺敬告朱綱

聖主用人行政經權時措衆皆知爲生民未有其實並無甚神奇只是一箇至誠事事從

朕實含淚觀之卿實可爲朕之知己卿若見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實嘉悅而慶幸焉

上天體貼下來以一貫萬一切刑賞予奪皆聽人自取而了無成心如果無欺雖大過必恕設或弄巧雖小事必懲我輩身任封疆只須實心實力爲地方兵民計即所以酬

恩即所以自爲一切觀望揣度念頭皆無所用亦並不

好 好

通極是極

不但朱綱聞此而不感發者除非木石

能用等語朱綱聽聞臣言悚惕唯諾在臣自維愚

也朱綱人甚練達朕訓他莫患才不足用但務一誠字則全才矣伊亦深爲感服此人可用

聖人謹用相勸勉共慶遭逢之盛同矢傚法之誠已耳

陋不足以知

爲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恭報滇黔二省秋收豐稔并米糧價值仰祈

睿鑒事竊照滇省跬步皆山黔省土性瘠薄全賴雨暘

時若方可豐收雍正五年自夏徂秋雨澤調勻兩省高下田畝均得及時栽插穀穗秀發異常今雲南等二十一府各報所屬秋收均有十分實爲大有之年目下省城米價每石賣銀一兩一錢其餘各府每石六七八九錢至一兩不等貴州貴陽等十一府並各屬具報早稻晚稻俱經收穫通省收成約有八九分省城米價每倉斗價銀八分餘係六七分間有八分者此皆仰賴我
皇上宵旰勤勞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再雲南今歲收成實十數年所未有緣各

屬缺少倉穀有以銀作抵并發銀招買之項皆令
及時完補故米價仍不能大賤合併聲明謹繕摺
奏報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昭
卿此忠誠若不如是
應無是理也朕欣悅以手加額覽之
同日又
奏爲報明進勦窩泥逆賊事竊查車里宣慰司地方
近逼老撾遙連緬國有窩泥一種雖具人形而生

性冥頑與禽獸無異藉江外爲溝池倚茶山爲捍衛盤踞萬山之中深匿巖險之內入則借採茶以資生出則憑剽掠爲活計前鎭沅逆案刀如珍等勾結各種猓賊輒有窩泥四百臣於三月內已摺

奏其詳及官兵進剿窩泥四散於四月二十八九等日據普威營衆將邱名揚茶山守備李定海等先後報稱有窩泥逆賊沙比一名在架布地方砍傷客腳當被汛弁查知前往追拏沙比即脫逃於倚邦穀地等處糾結賊黨隨有莽芝兇賊麻布朋與克者老二二人原係窩泥渠魁率同衆兇於四月

初六七兩日在慢課慢林等處要截路口刦殺行人茶商客衆多被殺傷各皆奔命隨經嚴飭將弁帶領官兵星速擒拏通計前後拏獲兇賊大小共七十八隨經該將備等訊問各供麻布朋等悖亂已極雖其妻子羽黨等俱已被獲而麻布朋與克者老二潛逃無踪查一帶地方係車里宣慰司管轄隨經將備等檄知該土司刀金寶協同擒拏續據刀金寶雖一面委有土目刀正彥等前來會商勦撫一面具詳代窩泥兇賊辯訴據稱茶商衆客多以重利滚砌窩泥故致麻布朋等肆行刦殺等

語該將備等以旣稱茶商滾砌隨帶領官兵約同該土目等齊至茶山代爲清算以憑招撫漢夷安輯地方去後詎料刀正彥稽遲不前反遣叭枯等督領六山窩泥焚燒倚邦各寨堵塞各路要口竟將帶領兵丁會期招撫之把總王朝選并兵丁內之十七人及糧差一名皆衝散裹去今據總兵官孫弘本副將張應宗叅將邱名揚等各報稱據探得王把總被攸樂窩泥用弩打死在慢拱坌路竹蓬裹兵丁十七名糧差董成俱死在慢哀小河凡往山往江各要路盡行堵絶不能前進叅將邱名

此等用命將士事畢必題請議敘方是

揚已帶領官兵親往行至猛旺等情到臣臣隨飛
檄孫弘本著帶該鎮官兵一千名并調元江協兵
五百名新習營兵五百名景東營兵三百名加以
普威營官兵仍調土兵一千名星夜進剿臣看得
窩泥雖兇若無指使之人亦未敢輕舉據土目刀
正彥素與宣慰司刀金寶不睦屢欲占管江內板
納地方勢有不能兹乘隙鼓惑六山窩泥逞其恣
橫以嫁禍於刀金寶情節顯然若非大軍前進協
攻茶山檄令刀金寶率領土兵堵絕江外去路則
兇賊勢難擒撲況殺官殺兵習爲泛常不及此剿

滅何以善後臣前於九月報明勦撫猓賊情形事案內有因尚有一二狡賊未獲酌留官兵暫駐等語正以此案羣兇雖擒正犯未獲其時威遠未靖故暫作緩勢今餘賊平定且煙瘴全消正宜乘此以圖一勞永逸所有調兵進勦情由合先備敘具摺奏

此等事推諉不得的隨出隨辦一勞永逸之舉不可少憚煩勞也

聞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遵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議覆事竊貴州安順府改站一事前面奉

聖諭交臣查議臣自入黔境即留心諮訪不獨安順地

方所當改站即平越一帶亦有別路可通平坦捷

近官民均便及抵貴陽即面交司道委勘確議續

據詳覆前來並無定見意殊畏難臣於去冬赴黔

之便復面交安順府知府何經文及雲南遊擊徐

成正示以路徑前往勘估據該員等稟覆果另有

寬平大道不獨便於行人且可省去三驛又令平
越府知府朱齊年并屬縣王大烈勘估黃平一帶
該員等亦以道路應改並可省去二驛詳覆前來
適臣今年五月前赴安籠於安南縣地方面會提
臣楊天縱遂并將移置驛站改設防汛各事一切
面商提臣隨帶領何經文復同親往查勘與臣面
議無異茲查得安順府屬鎮寧州之安莊驛至普
安州之亦資孔驛直交滇界凡十驛今可減去三
驛平越府屬之平越驛至鎮遠府屬施秉縣之偏
橋驛凡六驛今可減去二驛合兩處計之是十六

驛之中可減去五驛每一驛馬匹俸工銀約計千餘兩夫糧馬料米約計三百八十餘石通計五驛每年可省銀約五千兩米約一千九百餘石其所改驛站除亦資孔安莊平越偏橋四驛仍舊安設外其餘俱當移置自鎮寧州之安莊驛行五十七里至坡頭爲新改第一站應設一驛一汛移駐千總一員兵丁五十名並安馬步兵五塘又四十二里至歸宗爲新改第二站應設一驛一營移駐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兵丁一百二十名並安馬步兵三塘又四十五里至烈當爲新改第三站應設一

驛一營移駐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兵丁一百四十名並安馬步兵五塘又四十七里至南車渡爲新改第四站應設一驛一汎移駐千總一員兵丁一百名並安馬步兵五塘又於渡口安馬步兵二塘又五十四里至劉官屯爲新改第五站應設一驛一營移駐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兵丁一百四十名並安馬步兵六塘又六十二里至普安州之亦資孔驛此安順改站之大畧也由平越府之平越驛行四十七里至青岡寨爲新改第一站應設一驛一汎移駐把總一員兵丁五十名並安馬步兵五

詳悉之極

塘又四十八里至朗城司爲新改第二站應設一
驛一汛移駐把總一員兵丁五十名並安馬步兵
五塘又六十五里至施秉縣之偏橋驛此平越改
站之大畧也所有官兵俱於舊設營汛調撥所有
驛舍七處衙署十四處營房約九百餘間塘汛房
約二百餘間官廳牌坊哨樓煙墩約三十餘處造
新石橋三十餘座修舊石橋十餘座木橋十餘座
渡船七隻并石闗石堤石路土路等通共物料工
價屢經核估約需銀二萬兩臣竊計三年所省五
驛之費即可以供用而從此路盡平坦且更捷近

不獨行旅商賈易於往來實黔省千百年之樂利也臣緣事關改置且錢糧所係復經檄行黔藩司

祖秉圭再加確核造冊具詳以便會疏

好

題請但一切物料匠役須乘此農隙預爲備辦庶可省便相應懇祈

甚是

聖恩准於司庫先動銀數千兩委員料理一俟具疏奉

旨部覆到日催趲與工庶夏令雨水之前皆可以報竣

謹繕摺陳覆伏乞

聖主睿鑒

批示遵行臣謹

批示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新增鹽課餘息事竊照滇省各井雖產鹽不等

若加意調劑實力攢煎自可裕課益餉臣查麗江

府屬之麗江井年煎正額秤頭鹽共二十萬一千

餘斤前聞該井尚有餘滷又有下井并附近之四

小井可以開煎臣隨於本年五月面商鹽道劉業

長委員督竈煎辦據報陸續收獲鹽斤比前日增

計可獲正鹽二十六萬七千一百餘斤每斤二分

二釐課銀五千八百七十六兩零較之歷年所辦
多獲銀三千餘兩每百斤有秤頭鹽二十斤除脚
人擦損折耗二斤年可獲秤頭鹽四萬八千餘斤
照府境賣價二兩二分八釐該銀一千三百餘兩應將
秤頭鹽價留爲知府井官辦事人役養廉工食一
切費用正鹽賣價請自雍正六年爲始定爲正課
又景東府屬之景東井年額煎鹽一十六萬九千
二百斤該井頗多餘滷委員前往辦理滷多者發
薪煎辦竈少者招竈領煎修理鹽井建造竈房督
竈煎辦自七月起漸次成效計年可獲鹽二百萬

斤有奇年可獲銀一萬二千兩除酌留二千兩爲
井地官役設店收買養廉工食一切費用實可新
增課銀六千五百一十五兩合之前項正課正項
贏餘共銀一萬兩亦自雍正六年爲始定爲正課
又雲龍州屬之雲龍井年煎額鹽一百五十一萬
一十四斤趲煎鹽三十萬斤今該井餘滷尚多委
員較煎發銀收買自本年七月起每月可收買鹽
六萬六千餘斤年可獲鹽八十萬斤分撥帶銷年
可新增鹽價銀七千五百一十七兩零正項贏餘
欵內有加增銀三千二十兩零趲煎鹽價銀三千

奇所以言天工人其代之

兩二項均可定爲正課其新增收買除本境零星
銷售及各屬腳人帶銷不便定爲正課仍入贏餘
項下造報其分撥保騰永三處鹽三十一萬八千
四百九斤賣獲銀三千一百八十四兩九分亦可
作爲正課合之舊額共銀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五
兩零亦自雍正六年爲始定爲正課又自井收買
沙滷雍正四年共收買沙滷鹽三百五十六萬八
千五百斤各屬領運行銷其價不等除還薪本實
獲餘息銀三萬五千二百五十九兩零今五年分
儘力收買連閏可獲鹽四百二十五萬斤有奇可

獲價銀四萬二千三百餘兩照
題定正課加閏該課銀一萬一千五十兩七錢外較
之上年多增沙滷價銀七千餘兩以上四井年可
增銀二萬四千一百餘兩臣前
題定正課二十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九兩零贏餘六
萬一千九百餘兩連今新增自雍正六年爲始約
定正課二十五萬六百兩零仍有贏餘銀六萬一
千三百餘兩年共正課贏餘三十一萬一千九百
大笑覽之奇辦
有奇除令鹽道分析造冊詳報外所有新增額課
餘息緣由相應

奏明再滇省錢糧從前隱漏各件除鹽務廠務軍民
田地文武官莊以及公件諸項臣已大槩清理陸
續奏
嘉悅觀覽之外餘無所諭
聞此外止有商稅一項早經明查密訪今始得知備細
大約每年亦可增四萬餘兩臣看撫臣朱綱明白
去得較楊名時之尸位自然霄壤矣與卿辦
老成且經歷練諸事自能辦理臣當和衷同商逐
事而不和衷者想未必人類也
一詳告凡應巡撫主稿事件俱聽伊會
題不敢分彼此亦不敢有遷就合併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滇省有卿料理則循分供職安靜和平者皆可勝任他省不乏人則已若需人朱綱似不能久任在滇

題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卿好麼新春大禧一切平安如意也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二日臣齎摺家奴棠

恩賞給驛馬齎捧

頒賜臣
親嘗克食一盒內稱十一月初一日
御筵果餌并鹿尾鹿舌共三匣哈密瓜四箇抵滇至本
月初八日臣標千總段福等復賫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阿布哈羊三隻廣橙一簍文旦一簍抵滇臣隨
各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摺扣跪諷
硃批覽卿奏謝知道了字字出於至誠句句朕皆動容

覽閱諸王大臣因朕五十大壽懇請備宴朕勉從之
此日微雪一堂和氣喜溢宮院念卿在遠省未得入
座特留數種朕親嘗食物寄來卿食此如同君臣對
面宴會也特諭欽此臣伏讀之下感痛失聲妻子聞
知亦皆泣下念受
恩至此無可名言
卿如此公忠朕亦必不肯負我君臣無可言說惟期始
天
地神明實鑒實察爾泰有生之年或敢一時一念忘我
終共勉此耳
慈父定當永墮輪迴並不得與恒河沙數矣又接臣弟
爾奇家信內稱十一月初一日
上御西暖閣

諭諸臣曰朕於羣臣無不關切每當陛辭時諸臣亦有
戀戀者然朕心實未嘗留繫惟鄂爾泰前在朕前不
過數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閱伊奏摺輒爲淚下豈亦
君臣夙世緣分耶昨朕萬壽節諸臣進觴朕於班中
不見鄂爾泰輒爲不懌特留筵上果餌四盤令奏摺
家人齎去以示朕意欽此此語畢

果然伊乃一過於迂誠之人居
天顏悽然爾奇於班中不禁淚下如雨幾至失聲
心實不錯識見特欠通小器耳非大材也
聖恩若此更復何言等語臣捧誦數四涕流終日以臣
之愚實無以當此夙世緣分敬受今生今生作者
更期奮勉公忠誠純之

訓凜體終身不敢或作不善因以致

大慈悲大光明亦欲施矜憐而不能則幸免墮落臣願

畢矣此外不復能著一語至臣弟爾奇矢志無他

非偏執總不通

然每多偏執執據稱爾奇近以

奏對謬悞自分嚴譴蒙

聖恩矜全旋加寬宥訓誨諄諄適於父子并

諭看汝近來行事恐有大姦見朕意不可搖動故別爲

巧計使汝自蹈罪戾或并欲借此以陷汝兄汝兄鄂

爾泰爲朕委任豈無人嫉妬無人播弄但伊謹慎故

朕之體羣臣蓋皆如此乃竟有如頑石而不知覺者豈

不墮其計中耳欽此爾奇跪聆之下淚血交迸誓期

不可訝可笑

竭盡愚誠仰酬

君父無爲萬里懸念等語伏念臣兄弟受

大槩弟兄子孫只可聽

恩實無可名言感極而慚懼極而懼嫉妬人所或有謹

天由命舜有弟象堯生丹朱阿其那塞思黑乃

愼力可自持惟當交相勸勉反躬責己如行之不

聖祖之子朕之親弟也如何論得至於鄂爾奇雖非汝光

逮於人乎何尤

耀門庭之弟亦斷非辱及先人之子孫可爲之放心亦

慈父之前畧無忌諱不禁言之瑣屑也爲此繕摺恭謝

不必過爲期望朕看得透幸而服善或增長些識見亦

聖恩伏乞

未可定看他造化朕自然琢磨他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爲恭報瑞雪預兆豐年事竊滇南氣候四時不甚懸殊晴霽則冬可衣袷陰晦則夏可重綿秋盡草不凝霜冬深地無積雪卽間遇大雪亦不過數寸旋積旋化然凡降雪之年來歲必係豐收詢之土人歷歷可驗今自入冬以來天氣甚正冬至日微雪衆皆以爲佳兆至十九日傍晚大雪紛霏及次日清晨雪盈二尺許父老罕見少壯希聞漢夷士庶莫不懽忻復據左右郡縣絡繹具報同日得雪自一尺二尺至二尺幾寸不等農民慶幸皆謂二十年來所未有此實我

聖主敬誠所致感召
天麻遠邇無間被及邊方臣每接准部咨伏讀
上諭凡祈穀重農賑災蠲賦莫不深入民隱體恤周至
即父母之各爲子謀百姓之各爲家謀恐無此諄
切詳到也臣等身膺重寄叨荷
殊恩惟當欽遵凜體并遍行曉諭虛心實力各勤厥職
俾毋致上干
天和或降之罰則民生幸甚官方幸甚臣爾泰無任忻忭
無任感激繕摺恭報伏乞
聖主睿鑒謹

奏

去冬瑞雪可謂浩蕩

天恩直省普同皆賜盈尺之雪實罕遇者況滇省從未聞有二尺尺餘之雪朕惟以手加額倍加惕厲與卿等共勉之耳朕實感激愈增敬畏矣

天

祖實鑒之也

同日又

奏爲續報向化生苗盡入版圖事竊臣於雍正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業將招撫生苗情由會疏具

題在案其時安順定廣各路生苗歸附者已二百餘
寨緣冊內夷民半無姓氏名多雷同雖稱願納糧
賦尚未報明確數難以畫爲成規隨經移咨撫提
兩臣及行文武各員令其定正姓名酌爲額賦以
憑彙造清冊覈實報部去後續據叅將劉成謨復
差有外委胡榮率領頭人薛琳等化出戎長冗壤
等十六寨共八十二戶又差把總胡元臣外委胡
榮率領頭人班國卿等化出大稿等九十一寨共
四百九十五戶又差把總王宣外委李元龍率領
土舍土人薛琮等化出上擺召等三十八寨共一

百六十八戶又差把總陳文英率領土舍薛鶴等化出抵蓬等九寨共二十七戶又差把總胡元臣外委盧炳率領頭人韋朝甫等化出大染等一十四寨共五十六戶又差把總陳文英率領土舍王世芳等化出上雨𩆜等二十一寨共七十七戶又差把總楊世雄率領土目王廷臣等化出膽弄等十寨共二十七戶班可用等化出打貫等五寨共八戶又據被劾安順府知府何經文提標前營遊擊卜萬年因會勘邊界又化出大箐等十寨共四十三戶俱隨經逐次帶領各寨頭人就近投見提

臣楊天縱面加奬諭令其剃頭改裝賞給衣帽花紅銀牌酒食等物復赴貴陽投見撫臣何世璂亦各賞給花紅銀牌等物以上所化生苗又共二百一十九寨合前次

題報各寨通共合計四百二十四寨二千八百三十一戸男女一萬二千九百零三名口俱各具認狀共納糧銀一百一十六兩二錢七分糧米四十一石五斗造有戸口錢糧清冊到臣臣看得安順鎮寧定番廣順等府州邊界接連粤西一帶地方生苗盤踞最爲難馴今仰賴

聖主聲教遠被莫不輸誠恐後皆願內附計地則有四
百餘寨之多計人則有一萬二千九百名口之衆
該苗等生長遐荒忽履中土見城郭營署之壯麗
衣冠人物之整齊其懽忻鼓舞之狀經見傳聞者
皆知共慶太平咏歌
聖世臣已檄令文武各員附載版圖編入保甲各加獎
賞安插訖至於化外苗夷既經內附則漢民往來
勢難禁止誠恐姦徒撥弄匪類潛聚又不可不慮
因復商之提臣就各寨適中之地移駐千總一員
量撥兵丁分設防汎巡緝稽查以杜販掠唆使等

弊庶可以清漢姦之源絕苗夷之釁而制之未然
不禁自止則從此編氓或得以安枕矣除另疏會
題并各寨戶口錢糧清冊送部察核外爲此繕摺伏
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妥協之極覽此有不嘉悅之理乎題到有旨
同日又
奏爲報明古州各夷願附版圖事竊查黔粵之交有
八萬古州裏外一帶生苗地方千有餘里雖居邊

界之外實介兩省之中黔之黎平都匀鎮遠永從諸郡縣粵之柳州懷遠羅城荔波諸郡縣四面環繞而以此種生苗伏處其內分兩省而觀各在疆外合兩省而觀適居中央任其刦掠四境一無管轄故兩省潛受其害而皆莫可如何前督臣高其倬署撫臣石禮哈等曾見及此亦皆欲設法收入然意在設鎮添兵以圖勦滅不獨地廣人稠難以懾服且其人心最齊風俗近古誠恐勞師費餉徒需時日終不能成事臣每訪其情形悉其大畧時與屬員相商只須鼓以風聲不在脅以威力今仰

前石禮哈言及此朕深怪之豈止勞師費餉若依其論必成一大孟浪事也

賴
聖化普被自長寨設營後安插撫綏遠邇歸心加以泗城改流並無事誅戮以致延及安順各寨生苗編戶輸糧者已四百餘寨而謬沖之役又復旁及邊夷凡有知識皆思內嚮此實有可乘之機務當及時籌畫太急固不得少緩亦無濟者也前據黎平府知府張廣泗等於謬沖事竣即前往清水江烏孟江等處地方相機勦撫續該員等同抵江上其兩江之空鵝噶宗便扛等寨素行不法慣匿姦頑者皆知畏懼有兇犯石祥汝久經逃入者該寨亦

實係幹員可嘉

皆獻出凡前擄陷人口亦各皆追還該員等隨復藉勢親往八萬古州之地巡查踏勘據稱府西之曹滴天甫六洞等處去府窎遠從不見官牲好讐殺且與彼處緊接遂借巡查曹滴等處即傳知各寨苗民齊進八萬裏古州地方該處苗人亦遠來叩接隨於所在地方設立欵場宣示

皇仁凡八萬古州裏外苗民同時觀聽逐一犒賞申明條約使彼凜遵不獨毫無抗違且皆扶老攜幼莫不鼓舞懽忻一切地勢情形該員等逐細巡察詳稟前來臣看得八萬裏古州即元時所置古州八

伊辦理甚屬可嘉非卿以如此忠誠感發屬員亦斷不肯如此從事也

萬洞軍民長官司地也在黎平之西南隅自府城一百三十餘里抵古州土司所轄寨麻地方又自寨麻五十里過八匡沖卽入八萬裏古州之地其間形勢寬敞田土膏腴南自車寨北抵樂鄉約長三十餘里而橫潤之處或十餘里或六七里總計周圍約有八十餘里除零星各寨不計外其大寨則有車寨藏弩寨頭月寨口寨樂鄉寨等處每寨或千餘戶或數百戶其小寨則有寨王麥寨高逹定逹寨覩寨晥等處每寨亦有百餘戶或數十戶總計約有四五千戶男婦大小約有二萬餘丁地

勢平衍戶口稠密風俗頗稱淳樸去府治雖遠而於府屬古州等土司猶有覊縻之意界內有古州江其高敞處爲諸葛營相傳諸葛亮曾駐兵於此四望寬平後倚大山周圍土垣尚存基址而古州江臨其前又有都江濚其右溶江遶其左二水迴抱滙合南流直達廣西懷遠縣界江內現有小船裝載鹽貨就近貿易因多係生苗阻隔不能行遠其土垣基址之內可居住數百戶基址兩邊之外地勢亦皆平正可居住數千戶若設立郡縣商賈往來人民輻輳較勝黔省內地此裏古州之大槩

也由此東去一百八十餘里爲黎平郡西之境而有八匡沖等處生苗間之西去一百七十餘里爲都勻府屬爛土司之境而有滾粽千家等處生苗間之南去二百一十餘里爲廣西羅城縣屬景裏之境而有苗谷滾里等處生苗間之北去二百八十餘里爲黎平郡屬淸水江之境而有山漊烏矮等處生苗間之東南七十餘里爲永從縣郎巨洞之地而有蘇洞廷洞等處生苗間之西南一百四十餘里爲廣西荔波縣水西之境而有都江八飛厰等處生苗間之東北五十餘里爲黎平屬曹滴

土司之境而有高麗洞寅賴洞等處生苗間之西北二百一十餘里爲鎮遠府凱里司之境而有丹江勒往等處生苗間之四境所至八方所到均屬內地其中約有一千二三百里其寨約有數千其戶口約有十數萬可設兩三州縣並可建一府以統率之此裏古州以外四至之大槩也前人皆未

正是從前蓋皆想像懸揣今已明白未

經歷其地統以八萬古州名之不免含混今巡查

料其中有如許道理亦未聞其中風俗淳樸近古而人

所至八萬裏古州既皆傾心內附而附近八萬裏

民皆知禮讓也

古州等處亦皆喁喁嚮風自當由內及外由近及遠只須帶黎協兵丁數百名并府屬健役鄉勇文

武會同前往多方勸諭先將八萬裏古州之外通
達都勻一帶生苗設法布置俾盡輸誠次將通達
廣西一帶生苗亦如法招撫俾各寧帖俟兩處既
定然後合之八萬裏古州開曉法紀俾令輸糧編
甲再直抵清水江會調鎮遠協官兵明張聲勢却
秋毫無犯剴切化導以招撫九股生苗總計不過
一年料俱可以就理此時方可審其要隘度其形
勢設立郡縣聯絡黔粵俾道路相通畧無阻礙而
統設一鎮分布營汛以資彈壓庶使生熟羣苗皆
就約束無復化外之民據臣愚見侍郎臣申大成

八萬古州如此局面不但出朕望外亦天下人意想所
不到可徐徐相機料理

現今改鎮是添兵之議暫可不必行謹當具疏
題覆合先聲明至黎平府知府張廣泗實屬幹員盡
心效職荷蒙
聖恩著署理貴州按察司印務并奉
上諭黎平府知府員缺著鄂爾泰酌量題補倘黎平府
新苗初定尚須張廣泗在彼料理則貴州按察司印
務交與鄂爾泰另行委署欽此臣查黎屬苗夷現在
只須撫綏無庸勦捕思州府知府張鉞明白勤慎
儘堪料理且張廣泗即署理按察司印務諸事仍
好張廣泗
已實授補用矣
可調度更易施設臣自當詳悉札囑不時指示并

甚好廣西
擬於明春辦理各案畢藉盤司庫之名親赴黔省
撫臣總未得人朕看祖秉圭似有力量立志頗好沈廷
面商一切緣祖秉圭赫勝額皆係新任地方事宜
正歷練有餘器局少差卿可俟伊到任後往黔當面教
有非文書所能盡詳者應否可行合先請
導貴州之任有卿在滇足可指示朕不憂也
旨除將思州府知府張鉞請補黎平府知府緣由另疏
具
題外謹此繕摺伏乞
聖主睿鑒
批示施行臣謹
奏
覽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雲貴提塘官姜文

璽賫專差齎捧

御製律曆淵源一百卷

頒賜到臣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竊律曆之學窮極精微而

御製之編探其源本跪覽之下恍目洞心臣謹按綱分

三部目有萬端一日曆象考成始以天象配以地

體繼以曆元明黃赤道之分辨經緯度之别復益之以歲差然後示以三角之形究其日星之要上以揆天察紀下以明時正度言之不足表以彰之而曆象如指諸掌矣一曰律呂正義立黃鍾以正中聲定元聲以正律呂協律呂以正度量權衡齊度量權衡以正萬物葢黃鍾立而萬物無有不正故曰正義黃鍾爲萬事之根本理數所從出究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淵微窮五聲二變高低字譜倍律半律加分減分比例同形之妙用於是長短清濁各適其宜高下剛柔各得其位始之以正律

審音中之以和聲定樂終之以協均度曲而律呂如聞其聲矣一曰數理精藴以河圖爲加減之原以洛書爲乘除之本得其原本則以一貫萬至於靡窮皆此理也而精藴卽在其中總之則有點綫面體分之則有和較順逆由淺以及深執簡以御繁將以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度人事爲之立綱明體分條致用叉從而表出之使理與數協天下之精藴孰有踰於此者就此三書敬觀大畧臣雖管窺不能仰見垣壁然三復旣周亦覺有轍迹可尋若得從容究心或能漸有所得庶可不負

聖賜也伏念臣幼從塾師學舉子業四子六經皆以供
帖括及少長畧有知識而所爲律呂之書亦遠之
不過史記漢書中諸志近之不過蔡氏律呂新書
即周髀等編間嘗竊觀然旣不能得其淵源且并
無從窺其涯岸迨後襲世職叨侍
聖祖禁庭竊聞有三角算法幾何原本等書雖願聞其指
實無由可覓今叨蒙
聖恩頒賜及臣仰瞻
聖祖之手澤敬誦
聖主之睿裁可使抉羲和未發之奥闡商高未明之旨

聖主豈獨爲天官寶笈秘府瑤函也欽惟我
皇上躬膺無疆之曆數乾乾惕若日進日强臣雖愚陋
不能齊七政以正五音然生逢
堯舜竊願學羲夔長使千萬世仰日月之光聽和平之
奏已耳爲此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悅覽之朕所喜者滇黔兩省新創之事甚多初定地
方籌畫之處頗繁想必案卷如山料卿必竭蹷勉强辦

理今覽此奏尚能留心於律曆之書則精神力量必有餘也朕實神情皆爲之怡慰欣喜之懷筆不能諭雖然留之一字甚切要珍重之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臣接到家

信知欽奉

聖旨苗民梗化由來已久旣屬生苗尤難懾服綏靖鄂

爾泰勦撫並用威惠兼施俾生苗向化輸誠咸願納

賦歸附版籍又謬沖逆苗等素稱獷悍難馴今勦撫

已靖悉皆內嚮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著給與世襲
阿達哈哈番以獎勞績張廣泗遵依鄂爾泰調度實
心出力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官兵應如何議
敘賞賚之處著鄂爾泰分別等次具奏該部知道欽
此臣捧誦之下不勝感激不勝慚惶竊臣於烏蒙
一案前已叨沐
聖恩賞給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今復
錫命重頒榮蔭逾分捫心自問實切難安伏念身膺
殊知總制兩省寧謐邊疆宣布
聖化臣之職司無所諉卸而能事在人自用斯小羣材

羣力端賴推誠故自莅任以來雖無事不相叅酌無人不與叮嚀然而心不敢懈才不能戡意可相通身難親歷倘文武僚屬因循支飾以為無關考成互相觀望臣即有覺察亦不可奈何況自長寨之役以及烏鎮泗城諸件皆仰荷
睿裁指授機宜勉臣得中令臣撫恤臣惟一遵
訓示並別無調度而風聲所至苗猓輸誠實由我
聖主至誠所動無遠弗屆之所致若謂臣自能辦理是不自量是為無恥而或更掩人之功俱攘為己有則尤無恥之甚者也伏查安順等處生苗向化一

件臣於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等日業經
題奏在案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復准提臣楊天縱
咨稱叅將劉成謨又化出木林工乜等寨生苗一
百一十五寨四百二十八戸男婦一千九百零七
名口共認糧賦銀二十一兩零所有戸口錢糧清
冊一併移送到臣是合前後所化生苗凡五百三
十九寨此皆提臣楊天縱之善於鼓舞叅將劉成
謨之善於招徠自始至終兩人之功居多叅將官
祿次之原任定番州知州蘇松又次之遊擊卜萬
年及原任安順府知府何經文又次之每一次所

化凡各苗頭人劉成謨等領至提臣楊天縱處從
優賞賜面為開導復領至撫臣何世璂處亦給以
賞賜加以開導凡此大小臣工皆能仰體
聖主撫綏至意而楊天縱臣於兩次赴黔會審交苗地
舊案二十六件囑令查拏商結一載以來皆已漸
次清楚則尤為實心努力者也至於內附既衆外
防須嚴必為一勞永逸之計方可收其始終歸順
之功臣前議以千總一員帶領兵丁彈壓要隘今
戶口愈增地方愈廣查向化各寨長潤九百里已
直抵粵界如前所議不足以資彈壓仍俟與提臣

詳細商酌會疏請
旨其黎平一帶所化生苗如交椅几馬歸歐九厥等寨
皆張廣泗之力居多署副將韓勳及知縣孫紹武
守備左垣等副之清水烏孟二江并八萬裏古州
諸寨所化生苗亦皆張廣泗之力該副將李登科
副之撫臣何世璂復委撫標遊擊治大雄齎犒賞
聖主以佐之再者鎮遠所屬之番隴鴞腳擡拱三寨性
素強悍肆行燒刦現在鎮遠協副將張禹謨率領
遊擊韓勳會同施秉縣知縣沈遴相機勦撫除將
番隴等寨已經勦滅并兇賊富八等已經拏獲仍

俟搜捕賊黨外又據有高坡生苗之番招上下二寨頭人顧九顧條雞加寨頭人老寵下烏奪寨頭人老九養了寨頭人老序交汪寨頭人老歐稿五寨頭人老仲𡋯竹寨頭人板東八朗寨頭人顧冒等又據有九股生苗之歐家寨頭人條沙排晷寨頭人老章烏樓寨頭人交養羊烏寨頭人烏羅在濃寨頭人條尚南等寨頭人阿排桃饒寨頭人羅三桃賴寨頭人包樓世蓋寨頭人陽九南生寨頭人阿商等以上共十九寨頭人各皆傾心投誠盡求內附臣前摺內欲將都勻一帶生苗化誨然後

及九股生苗再合八萬古州畫定規模今張禹謨
等已能乘機化誨各皆實心努力則黔省生苗均
可指日共附版圖而粵楚之交聲援聯絡並無阻
擾庶黔省可謀安全而幅員亦不至狹隘矣所有
續化生苗應俟開印具
題欽奉
恩旨除俟部文行知到日恭疏
奏謝外合先繕摺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伏乞
睿鑒臣謹

奏
覽楊天縱已另有旨其餘文武官員可一一詳細造冊送部
同日又
奏爲竊泥既靖規畫宜周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滇省邊疆大局東則東川烏蒙鎮雄西則鎮沅威遠恩樂車里茶山孟養等處皆係兇夷盤踞素爲民害誠欲規畫全省邊疆必將此數處永遠寧謐斯爲長策今仰賴
聖主仁威遠暨俱已漸次平定悉有規模唯車里茶山

孟養一帶地方界連交阯老撾蟒緬諸國各種蠻賊憑陵江外忽出忽沒並無定所肆其兇殘莫可蹤跡不獨刦人燒寨視爲泛常卽殺兵傷官亦目爲故事而文武專司懦者託言羈縻巧者熟籌利害縱報知督撫提鎮率皆互相隱諱以爲妥計間有建議征勦者非以爲好事又指爲喜功此數百年相沿之錮習卽近今十餘年來亦不無瞻顧者

可謂實在情形矣從前李衛曾欲少加振作朕因其性喜自恃恐有草率孟浪處未敢信任也

也蓋賊之種類散處甚多賊之巢穴深邃難入一有軍期彼且號名異類聲息遠通蠻國酋長皆可響應故自元迄明每一興師輒調兵數萬支餉四

五省所費不貲然後僅入孟養之界明兵部尚書
王驥輩曾率師到此此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
至此者洵天威也及其班師而歸又旋服旋叛總
緣未經妥辦故遂貽累至今臣自受事以來深察
情形必欲將此等地方悉歸蕩平永遠服帖庶滇
省大局始無遺憾但以事未就緒恐詞涉鋪張致
駭
天聽故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進勦窩泥摺內猶
未敢陳明逆狀今合計官土兵數千人已直抵孟
養地方并深入攸樂莽芝橄欖壩等諸兇寨俱已

搗破賊巢斬獲賊首羽黨就擒羣蠻歸附此固機
有可圖實勢難再緩用敢敬陳大槩仰祈
孫弘本係一好總兵
聖裁臣自檄調臨元鎮總兵官孫弘本帶領官兵進勦
去後續據各報稱車里宣慰司刀金寶并版目刀
正彥屢經差催會兵勦撫並無確覆徒延時日而
逆賊等擅將通茶山九龍江一帶路徑如普遠慢
哀闗鋪官坪版角以至孟養等處地方砍伐大樹
重柵壘石盡行堵塞沿途并掘深坑伏地弩竹簽
亦係好員　邱名揚朕未見此人
等件元江副將張應宗普威叅將邱名揚分遣弁
聞得多人言其出色漢仗人材亦去得今覽此光景果
兵各持巨斧鴛鴦鋤諸器械前驅砍路縱火燒柵

然矣

以搪牌防備弓弩以滾龍遍收竹簽行至思茅前進普籐會合駐劄於是夷賊恐懼哀求版目轉懇免死牌情願投誠隨經該將嚴諭版目賊等先則殺客繼則殺官殺兵又復阻塞道路罪當必誅若不獻出首兇斷難免死等語又據防汛九龍江千總陳安邦並稱宣慰司刀金寶於十月二十三日往橄欖壩會刀正彥至今尚未回江傳說刀正彥有謀奪宣慰之意故暗起此釁欲以嫁禍隨據副將張應宗叅將邱名揚帶領兵練兼程奮進直抵孟養凡三大站夷賊等鳥散兔奔盡皆逃竄其地

離九龍江六十里離攸樂七十里離橄欖壩一百四十里聞羣賊皆嘯聚攸樂邱名揚於十一月二十日帶領兵練行至蠻破地方忽有賊千數嗚角吶喊放弩拒敵及官兵鎗礮齊施賊皆遁匿追至攸樂賊占踞山梁官兵三路直上賊皆滾箐潰散傷死者甚衆遂破攸樂大寨就寨劄營并分兵駐劄蠻破地方以通聲息以資糧運自此夷賊始知畏懼乃日令弁兵遍搜各箐有羣賊在對面山上喊呌我們情願投降見弁兵等爭前擒殺遂齊跪哀告我們原是好百姓俱係被莽芝麻布朋克者

可嘉之至

老二逼勒幫助若不依他便要燒要殺有火頭二
百餘人領衆至行營懇求免死情願引路拏賊隨
據邱名揚報稱茶山地方綿亙數千里夷民不止
數萬而六茶山之最大者莫如攸樂一山所管大
小四十餘寨窮一日之力不能遍搜一箐及搜到
山寨賊已潛踪形勢若此所以麻布朋等敢於肆
橫今官兵雲集網羅已密何難撲滅但渠輩既畏
死來投不如以賊誘賊於是陽示寬仁暗查正賊
覽此調度可謂勇略兼備甚屬可嘉
及䙰訪確實乃於十二月初五日由攸樂起程沿
途窮搜於初六日酉時抵莽芝大寨只有老幼窩

泥封布朋和尚布朋等數人迎隊來投隨加細訊得知賊首麻布朋藏匿於大箐石崖之下該將郎刻星馳四面圍合於初七日寅時生擒賊首麻布朋並妻子媳三名口又以慢了慢五二寨之賊前則坐草拒敵後又夥黨殺兵正欲往擒適有慢五布朋二名阿臭阿戍慢了火頭一名呀蚌帶領窩泥三名來投又拏獲賊首坡頗一名因查得慢了之賊潛藏於蠻空山箐慢五之賊潛藏於蠻別山箐是月十二日卯名揚復帶領官兵由漫達渡河前往蠻別於十三日寅時三路合圍殺死逆賊二

十人割取首級生擒賊黨六名賊婦女大小三十六名口是日守備孫科等帶領官兵由慢林過整版渡口前往蠻空午時邱名揚亦到兩面交攻鎗傷逆賊二十七人隨割取首級生擒十六人并賊男婦大小六十九名口其生擒慢五寨之賊犯囉孳學白勒厦喲白勒學遮白勒慢了寨之賊犯妙邦喲茄邦茄車學車休蘿崩頗約乜彪乜期沙蚌等俱監禁行營其餘婦女小娃悉分别安插其首級四十七顆分發懸示又據孫弘本於是月初九日黄夜遣千總李萬春等圍搜慢岡箐殺死拒敵

觀之令人暢然事畢可備述伊等效力處朕從優加恩議敘

逆賊二十七名生擒男婦四十一名口又據守備
王耀祖等於十五日午時搜至慢拱寨羣賊皆執
標弩拒敵及見官兵衆多圍困嚴緊遂放下標弩
哀懇投誠獲有慢拱逆賊男婦一百七十四名口
內賊人三十六名賊婦子女一百三十八名口即
遣伊等帶領拏賊又拏獲克梅大箐逆賊男婦四
十四名口內賊人十八名賊婦子女二十六名口
又斬獲甲奔等首級十七顆懸示其克者老二及
羽黨等俟擒獲日再報等情各到臣查車里地
方江內江外原各設有土司除車里宣慰司外有

實屬可嘉

茶山土司孟養土司老撾土司緬甸土司等員總
因邊方窵遠各土司爭相雄長以強凌弱以衆暴
寡其茶山孟養等地方皆被車里吞併向來均置
不問以致兇夷肆惡漸及內地若不乘此大加懲
創布置周密江以外仍付宣慰江以內分設營防
不但普洱威遠等處終難安帖即永昌順雲各汛
亦難藉聲援況土目刀正彥占踞江內板納蓄謀
甚是
已久此人不除尤難以善後臣已密札嚴檄令該
將等務必將賊首盡數擒解并乘機藉勢將六茶
山所屬千餘里地方盡行查勘按其疆界察其形

勢度其險要凡與蠻國酋長通連隘口應如何防
汎之處一一親查確勘俟其詳稟到日臣擬親往
善後事宜甚屬緊要但卿總理兩省多新定地方現今
覆勘以圖一勞永逸如西藏軍務或料理未畢臣
西藏無甚緊要事卿應彈壓各處此事郝玉麟足可料
難以分身當囑提臣郝玉麟親往勘覆以便定議
理令伊前往可也
此實滇省大局所關尤非黔省長寨比也且查六
茶山地方向因未經人到皆稱地寒土瘠不產五
穀令據各員稟報所至地方糧穀豐收牲畜繁殖
若可如此更可保一勞永
物價皆賤兼出鹽滷是并可設立郡縣以資控制
逸矣
矣至此外滇省邊境兇夷如東川府之土目祿世
豪祿天佑素性跳梁斷難革面而祿天佑橫肆尤

甚臣前因有事烏鎮恐激其助惡故暫緩擒治今
祿世豪已被知府黃士傑誘擒解省業經審究而
祿天佑恃險聚衆明肆抗拒臣近派本標弁丁會
合武定營協同東川官兵四路進剿并照會四川
建昌鎮截其去路茲據叅將魏翥國等已攻破險
亦應行者
隘直抵法戛巢穴諒不日可以成擒無所逃遁統
俟擒解到日分別審擬繕疏
題報外謹將進剿茶山情形敬陳大槩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施行臣謹

硃批諭旨 鄂爾泰 三 𠔃

奏、

凡卿所辦之事朕實至無一言可諭矣在廷諸臣皆與
觀之人人心悅誠服賀朕之福慶國家得人朕亦惟以
手加額感

上蒼

聖祖賜朕之賢良輔佐耳卿如此居心行事不但得卿一
人之力勸勉屬員得通省文武官員之力且凡見聞臣
工實亦莫不奮勵國家得力處多矣大臣習尚一整我
朝之福洵不可限量卿功實大凡封疆大臣能保全名
祿者即為上上人物矣不但孰能如此且亦孰肯如此

此人情分明眼前者至晉室

天
祖自然照察朕慶悅之懷實非筆諭勉之一字朕皆不忍
書矣嘉之一字實亦有負卿之心也特諭

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精神愈覺健旺實皆
天地神明
聖祖君父慈恩錫佑之所致直隸入春以來雨澤甚屬均

調直省奏報皆然但未敢料其向後若何也卿好麽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十日由驛遞齎到

頒賜臣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副如意荷包一箇內金銀寶玉共二十八枚珊瑚結堆花荷包一對貂皮六十張蘋果廣橙共一簍文旦朱橘共一簍哈密瓜二簍鹿尾十隻鹿肉六方湯羊一隻樹雞六隻細鱗魚四尾臣隨郊迎至署望

闕叩頭謝

恩祇受訖竊念臣自到滇南三經改歲每遇慶賀之辰

遥念班聯之會敬憶

慈顏恍聞

天語心依神馳實不能自解而我

聖主萬幾親理日昃不遑乃蒙於元旦二十餘日之前

獨

不念及卿尚當念及何人也

垂念及臣萬里之外金貂珍珮嘉饈異品驛路飛傳官

僚驚見受

恩至此臣有何言前蒙

聖諭訓臣毋作兒女態臣自捫心固不能無兒女天性
也至若天保遐福之歌蓼蕭萬福之咏此臣之所
以祝君惟有猷有爲有守康色好德則錫之福此
皇極之所以與臣今臣巳叨荷
朕不敢言錫福願歲歲年年同卿等與天下蒼生共叨
聖主錫福者三仰瞻
上天大地
龍文竊自忖念守不足難或可自信而何以有猷何以
聖祖慈恩之錫福耳
有爲何以安和現於色何以好德發於中對越之
下敢不凜然至於敬繹
寶聯則曰化日山川秀芳春歲月長臣忻忭之私倍切
慶幸蓋邊隅苗猓之地皆蠻煙瘴雨之鄉今共覩

光天化日盡成大地芳春固宜滇黔山川皆增秀
麗蠻荒歲月同樂舒長而我
聖主之所以眷顧邊方者期之深望之切故勉之至也
臣惟願以
錫福於臣者臣遍以散福於滇黔祈滇黔父老子弟歲
歲年年同遊春風化日之中是臣之心是臣之志

實朕之心實朕之意也

如云酬答
殊恩臣當矢之生生世世涓埃萬一之報臣亦無能自
慰矣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奉到驛遞齎回臣前
奏匣敬啟摺折荷蒙
硃批朕實含淚觀之卿實可謂朕之知己卿若見不透
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實嘉悅
而慶幸焉不但朱綱聞此而不感發者除非木石也

聖朱綱人甚練達朕訓他莫患才不足用但務一誠字則全才矣伊亦深爲感服此人可用欽此臣伏讀之下不能仰視念臣雖身在萬里然一月之中必一

聆

訓誨凡一言一字無不可以動

天地感鬼神而紹述

聖祖之心尤未嘗一刻暫忘臣若於此猶不能感發興悟

卿言朕感發興悟於卿而卿之一片至誠愷切感發朕處亦復不少期共勉之但君臣能知此而勉者社稷蒼生之福也奈庸祿輩披肝吐膽而猶不肯信不敢爲者不知其是何肚腸

體悉

聖心是何異木石豈復有血氣感慚奮惕臣當終身以之并遍望僚屬各各問心人人踐實毋自甘木石

也令人不解奈何奈何

之類自外血氣之倫可也撫臣朱綱明白練達才

非尋常聰明人也

實可用但聰明處甚多而切實處尚少倘果能稟

遵

卿之議論實出常人之意表蓋從公誠忠得來朕實嘉之

聖訓務一誠字則可用而亦可信常德壽原無虧空現

已查明再臣前

奏公件官莊二摺現與撫臣朱綱確商妥議再另摺

請

好

旨合併陳明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敬陳愚悃事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准兵部咨

爲議敘威遠一案奉

旨著加臣二級等因到臣隨即繕疏

奏謝

天恩外臣祇承之下愈增惶悚先是正月十九日臣具

進鄭窩泥一摺荷蒙

硃批此等事推諉不得的隨出隨辦一勞永逸之舉不
天可少憚煩勞也此等用命將士事畢必題請議敘方
是欽此竊查滇南兇猓原不止威遠新平近接魯魁
哀牢遠連茶山孟養綿亙數千里直抵江外種類
不齊頑悍則一而六茶山尤係久叛之區從無數
年寧帖目前雖無大害日久將為隱憂總因從來
將弁畏其兇餤不敢深入內則莫窺其巢穴外則
不熟其路徑故來不知蹤去無由跡以致未事不
能防禦於先既事不能追擒於後而封疆大吏智
識淺鄙者固不能遠見其瞻顧粉飾者反每多支

詞此賊風之所以日肆猖獗而莫知所底止者也
臣受
恩深重無有倫比實不敢辭難並非敢好事雖能與不
能限於才力而良心則斷不敢昧請敬陳其槪仰
候
聖鑒卽如臣所稱孟養地方已令各將冒險突入駐劄
其中遍搜各寨經臣於正月初八日奏
聞在案考之此地與老撾國蟒國緬國等處自元明以
來皆設立土司各有專轄盡屬內附至正德初孟
養土司刀兵玉勢漸削弱不能安輯羣夷其部酋

思任作亂遂略取孟養由此居騰衝據潞江正統
四年乃遣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
率師征之不克復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以
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
一十二萬直抵上江末及孟養思任已走緬甸王
驥乃許割孟養地賜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
送驥遂奏凱論功當時議者即以孟養宜設流官
不應畀緬甸不數年思任子思機果復據孟養爲
亂正統十三年仍命王驥總督軍務率土漢兵一
十三萬討之師踰孟養思機敗竟失所在乃立石

金沙江為界班師而旋亦不於孟養議設流官未
幾思任之子思祿復據孟養自立故貽禍至今幷
流毒內地終無已時臣每觀明代此等事輒為歎
息凡為大臣者不能籌畫萬全設法勦撫動輒提
師數萬支餉數省預為張大其事以邀事定功賞
乃又旋服旋叛究不能為久長計臣深恥之故每
遇邊事訪之衆議僉欲多調官兵多撥糧餉甚至
歷舉往事以為規鑒幷以危言動臣以示老成愛
護之意臣皆不以為然蓋
聖明在上原不須顧慮而兵不在多審機為要昔諸葛

亮云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又云善師者
不陣善陣者不戰臣嘗以爲至言夫承平之世即
偶有蠢動原非敵國對壘者比一旅偏師乘機握
要即可制勝並無庸多兵況極盛之時尤當思患
預防則力半功倍可謀久遠彼諱言有事以爲解
事苟且了事以爲能事者竊其隱微皆半無忠愛
存此心而不蒙
之誠者也臣自受事滇黔見廢弛已久猝難振拔
上蒼照察賜佑無是理也
每接見僚屬必剴切宣示
聖主推誠布公仁育義正之至意以各動其良心言之
感痛臣每涕流而聞者亦半多泣下故自年餘以

來有司漸知奮勉將士亦多能用命然邊疆大概
雖幸粗安而求所以謀遠久者臣尚無一可信今
屢荷
聖恩復賞給世襲阿達哈哈番又復加二級捫心自問
寢食難安現在孟養攸樂橄欖壩九龍江等處各
將皆已深入臣必欲將六茶山千餘里地盡行查
勘安設營防已囑提臣郝玉麟親往相度臣詳細
與之密商務期將各巢穴盡行搜遍將各要隘盡
行查明不論江內江外其逼近外國應示羈縻之
地仍著落車里土司以備藩籬凡應安營設汛并

可建立州縣之處一一勘酌妥確以爲一勞永逸

好趁此一番振作務爲一勞永逸之舉但善後事宜全

之舉庶滇省邊夷可永無後患而臣職稍盡臣心

在文武員弁委用得人若不得其人寧緩事以待必預

稍安除俟郝玉麟查勘回日詳議細陳外謹此繕

備有人方可舉行不然好事亦被釀成妄舉矣料卿委

摺恭謝

用者不得錯悞也

聖恩并陳愚悃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聖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覆奏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到郵遞摺匣一箇內奉

硃諭諭總督鄂爾泰何經文朕記得人尚明白去得少蒼滑些但係毛文銓之薦亦非大材非朕留意賞鑒之人若只此虧空二三千石穀粟人尚可用則人材難得若可恕從輕審理如人平常更有他欵不可因朕之旨開除他料卿自然秉公辦理但恐不知朕意徒令不肖之員漏網因特諭之欽此及雍正六年正月十四日又接准部咨爲特叅府官虧空一案奉

旨何經文來京引見時朕觀尚係可用之材這所叅虧

空各項銀兩必有情由著總督鄂爾泰審擬具奏該
部知道欽此等因行知到臣該臣看得何經文辦事
明白材實可用而蒼滑二字亦實所不免業蒙
聖鑒洞徹隱微臣無庸再瀆至其虧空各項據查貴西
道吳應龍曾向何經文那借銀米在彼時原係暫
時通融即期完償適何經文奉臣委勘改站一事
數月之中俱奔走在外諸事未暇布置且曾差役
赴楚雇覓船工來黔以備修造渡船并預辦木植
釘鐵油麻等件又不無支墊故一經盤查不及彌
補在何經文已干條例法所應叅但據此情由猶

與不肖侵欺者有間今吳應龍業經還楚何經文現在逐項清交俱有頭緒臣已委黔省兩司會同確訊俟解滇赴審之日臣自當秉公辦理必不肯輕棄幹員亦必不敢包荒不肖也再何經文雖非大材在安順府治民夷頗屬相安而於苗情亦復諳練倘審訊之後虧空清楚更無他欵懇請

是

聖恩仍留安順或革職留任庶得駕輕就熟於地方有裨而何經文血氣猶存非全無心肝者自必感激奮勉痛改舊習以圖掩蓋前愆努力後效矣相應據實陳覆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鑄錢日多請增發運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接准戶部咨欽奉

上諭江西巡撫布蘭泰奏稱江西所有制錢不敷流通

請每歲多撥滇錢一萬貫運至漢口江西省動庫銀

一萬兩委員前往漢口交易運回之日照京中制錢

搭放之例每滇錢一千作餉銀一兩均勻搭放俾流

通交易等語從前鄂爾泰奏請將滇省所鑄錢文除
本省搭放外每年以四萬貫發運楚省川江兩廣等
處已經俞允著戸部行文鄂爾泰於此四萬貫內以
一萬貫運至漢口將起運日期預行知會布蘭泰令
其委員接運欽此移咨到臣臣查滇省制錢先經
題明每年運發外省四萬貫雍正五年分運過廣東
錢二萬貫易銀二萬兩已解交司庫運廣西錢一
萬貫所易之銀計日可到今江西撫臣布蘭泰以
該省制錢不敷流通
奏請每歲多撥滇錢一萬貫運至漢口該省動庫銀

一萬兩委員前往漢口交易奉
諭旨著臣於四萬貫內以一萬貫運至漢口欽此欽遵
伏念錢法貴於流通錢文宜於多運若於四萬貫
內運發江西一萬則他省運錢僅三萬貫仍不敷
流通臣先因滇省鑄錢日增穀價日賤設法調劑
其會檄令雲南布政司暫動鹽餘公用銀兩照時價
收買市錢陸續搭放兵餉抵出新錢存庫以備發
運外省銷售其中原有贏餘之錢足敷腳價現存
新錢三萬五千六百餘貫提標與大理城守營兵
餉向係錢文搭放前因大理停局若將省局之錢

運至大理搭放往返多費應停其搭錢放給全銀
經臣具
題荷蒙
聖恩俞允則搭放兵餉之錢每年計多二萬一千二百
餘貫且各爐役每年有額外帶鑄息錢三千七百
餘貫而霑益局尚存舊鑄之錢省中又有鹽斤賣
獲錢文均須易銀統計每年約可運外省錢十萬
貫惟是發運脚價遠者每貫約需銀二錢五六分
近者每貫約需二錢三四分以十萬貫計脚價銀
近二萬五千兩所以不能全運今除每年運往外

省錢四萬貫仍照舊運售外應請將鹽餘銀收買
搭放兵餉抵出新錢內動支一萬貫委員運赴漢
口交江西撫臣委員接運領銀回滇還項每貫約
需運脚銀二錢六分即於贏餘錢內發給尚餘抵
出新錢二萬一千八百餘貫亦以錢作運脚委員
運往川粤二省易銀現在另疏具
題餘存之錢俟今歲運赴漢口鎮江銅斤易銀回滇
獲有額外息銀可以通那自雍正七年為始每歲
運錢十萬貫前往楚省川粤兩江易銀則滇錢不
致壅滯各省之錢亦敷流通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好極欣悅覽之前於四萬貫中撥運萬貫者恐滇省錢文不敷之意今旣可足數所謂多多益善也題到部覆
有旨
同日又
奏爲覆
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奉到何世璂條陳一摺
荷蒙

硃批此係何世璂之奏若應行酌量具題如無益摺奏
以聞欽此臣看何世璂摺內一爲正軍田之疆界一
爲定苗民之管轄就黔而論均屬可行但其中有
當斟酌變通者有應分別緩急者請敬陳大畧據
稱田土疆界一事臣查漢夷地方多有互相攙雜
隔涉寫遠者論田土亦不獨軍田論隔屬亦不獨
楚省論黔省之內亦不獨鎮遠施秉玉屏清溪大
抵鞭長不及互相推諉難於稽查者所在皆是臣
自奉就近歸併之
諭旨已概行委員分路查勘不論隔省隔府隔州隔縣

通令查勘明確就近改併以歸畫一庶幾錢糧易於徵輸姦宄無從逃匿於地方極有裨益應俟查明詳報到日臣再加核酌會疏請

是

旨至苗民管轄一事臣查土司改流原屬正務但有應改者有不應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應改而不得不緩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審時度勢順情得理庶先無成心而有濟公事若不論有無過犯一槩勒令改流無論不足以服人兼恐卽無以善後如果相安在土原無異於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無異於

是極通極當極此朕之本意諄諄誥誡近邊督撫者不計其數矣如湖廣永順土司彭肇槐情願改流一事朕意原不准行正恐恭順安靜之土司相率效尤若一時不得其人卽卒難整理適王柔來京引見備言彭肇槐不得已之眞情因無奈加與大恩方准行也似此者不少卿之論甚與朕意相愜

在土也何世堪此議臣當謹愼酌行自未便具
朕恐其借以掩飾前差故爲勉强之論所以令卿斟酌
題請著爲例總之邊境夷情非失之姑息卽失之決
者
裂非過於畏葸卽過於張皇論勦論撫遂都無是
處現在如黎平都勻鎭遠所屬八萬九股等苗臣
已趁封印閒時調署臬司張廣泗來滇將一切機
宜詳細商論并行各該屬協營將弁同心協辦聽
其調度限以八月內報竣而施秉縣屬苗案犯撫
這又奇祖秉圭密奏八萬古州之不可取今又欲如此
臣祖秉圭欲加徵剿動兵進勦臣已札覆囑令少
急爲徵剿朕不解矣
緩蓋欲靖黎平必以都勻爲先聲欲靖鎭遠必以
黎平爲前導舉重馭輕則施秉不勞而自靖今欲

先其小者恐失要領反難就緒矣相應一併陳明

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所論甚是

祖秉圭奏烏蒙之變副將郭壽域被害事烏蒙彈壓之兵爲數原少此事卿所辦少覺輕忽但郭壽域舉動甚屬孟浪似此等新定地方朕屢屢有旨不可惜費善後之策得人爲要想卿自有調度料理向後須更當慎重前數摺皆十九日批諭者祖秉圭二十日方奏到此係

續批之諭

雍正六年三月初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臣齎摺家奴賞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瓜果乾乳餅各種共一匣珍細爐食各種共一

奏匣九頭柑大中蜜橘共一簍抵滇臣隨郊迎至署

聖主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摺扣伏讀

硃批朕躬甚安卿好麽新春大禧一切平安如意也欽

此臣跪捧之下歡幸無似是日值臣生日

天恩眷顧備極矜憐臣復何言惟時時自審勉爲承受

地耳及諷恭謝摺

覽卿奏謝知道了

硃批臣不敢卒讀不能仰視中孚格豚魚臣即豚魚亦

應感泣實無可言說矣至竟有如頑石而不知覺

者之

諭臣不勝憤恨至兄弟子孫之

諭臣不勝感痛伏念臣自親聆

聖主至誠之訓凡遇親疎大小皆不敢異視皆望伊爲

好人伊爲完人以備
國家之用而耳目所難周知識所未逮誠不能通願
亦難遂臣惟應自奮自勵於等等人皆不敢過爲
期望也再二月十八日午刻耕耤禮畢交未濃陰
交申微雨漸次有聲直至亥末交子時晴霽衆皆
以爲農祥今春豆麥暢茂異常現已可望十分敬
體
天心時以民事爲念合併附
奏仰紓
聖懷爲此繕摺恭謝

深慰朕懷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剿平法戛以靖東川事竊東川改流雖久而六
營長九伙目俱沿舊習各踞一方有則補營長祿
世豪法戛伙目祿天佑素稱兇悍爲害邊疆而祿
天佑爲尤甚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親勘東川稔
知其惡其時以該郡新附滇省又以地近烏蒙正

在興師若急爲驅除轉恐增其羽翼隨經密諭知
府黃士傑令察其動靜相機徐圖查祿天佑於康
熙四十七年擅殺東川營官兵及調兵追擒公然
拒捕經久不獲文武各官揑報身死立案仍准伊
妻沙氏出名看管法戛地方其地在萬山深處到
處險峻巢穴甚多縱令土目肆行剽掠祿天佑陰
爲驅使沙氏陽出號令夫妻各據一寨互相犄角
內擾東川外侵武定尋甸祿勸交受摧殘後見烏
蒙改流陰蓄逆謀墻造鎗弩欲爲土府復仇屢經
招致明肆違抗一載以來惡跡畢露伊所任用兇

目沙世鳳祿三斤狓地阿苦阿固沙處沙得卡超
五科等種種不法俱經知府黃士傑并武定營恭
將魏翥國節次擒獲審訊各供得以備悉祿賊結
寨連營據險負固一切情形稟報到臣臣於雍正
五年十二月令武定營恭將魏翥國守備王先等
帶領官兵協同東川營恭將𥢶國華等會合擒剿
分作四路一由武定府祿勸州之他頗等處進扼
其右直抵法戛之多顆落地方以搗祿天佑之賊
巢一由東川府之小江等處進控其左直抵法戛
之花椒園地方以攻伊妻沙氏之賊巢一由普渡

河等處進據其前抉其藩籬撤其屛障此可破賊
巢之門戶一由五龍汎等處進堵其後使多顆落
之消息莫通花椒園之聲勢俱絕此可斷賊巢之
應援乃祿賊則姦狡百出兇𧨳四張要截運道壘
塞險關山懸擂石草伏弩機路埋地弓井下毒藥
嘯聚羣兇顯然拒敵彼時押運先行弁兵行至小
五龍地方有法戛兇賊潛匿雪山脚下殺傷官兵
一名土兵亦被殺傷楊國華帶領官兵行至安機
卡亦被賊妻沙氏擁衆截阻祿賊顯立白旗爲號
沙氏率領羣賊遍踞各寨糧道不通公文阻滯臣

又發本標援勦左協官兵三百名著守備席嘉旺
齎持令箭星赴軍前趲運督軍聽魏翥國調度并
發大礮二位隨營續據魏翥國奮勇前進直入老
烏老地方攻開普戛羣賊把守各隘兇鋒甚銳而
守備王先亦衝鋒前進直抵老烏老嶺下結營住
劄山頂山脚分兵攻打兇賊被鎗礮打死及刀箭
傷死者甚衆隨攻破老烏老險關時有會得村夷
民喊呌投順并小五龍八寨施寬番界等夷接踵
投誠各繳軍器隨悉行安插又據楊國華稟稱賊
妻沙氏母子差猓二名情願擒獻祿天佑贖罪旣

又詐稱祿天佑自殺臣固知其爲緩兵狡計復飭該將務生擒祿賊夫婦不得聽信姦謀楊國華始攻克舍可地方旋又攻克石城魏翥國與王先直抵祿天佑賊巢多顆落地方賊衆逃散復進攻沙氏賊巢花椒園地方賊復逃散及再追踪前往則壘石柵木堵塞堅固隨用大礮攻打賊皆被傷奔潰於是會合守備席嘉旺追至歹基箐協力齊進大敗賊衆復追至九龍箐會合楊國華協力攻打其勢陡如削壁直深萬丈復大敗賊衆又追至龍鬚廠遂生擒賊之幼子奶公頭目并賊衆等一百

二十餘人及盔甲鎗刀牛羊米穀等賊衆死傷者
無算續據魏翥國詳稱正月二十八日賊妻沙氏
因官兵搜箐失足墮崖渾身跌傷不能動履擡至
半山氣絶擡至行營喚齊所獲男婦識認俱稱的
係沙氏該將隨令梟首解省號令又據魏翥國詳
稱於二月初一日更盡時候祿天佑逃至起得村
隨經塘兵士練協同擒獲將囚籠押解來省各等
情到臣臣看得祿天佑爲兇目之渠魁實邊疆之
蟊賊夫妻主僕黨惡一門營長伙頭分侵四境今
天佑被擒沙氏梟首幼子惡目等俱陸續拏獲仍

有長子阿本次子阿第及餘黨尚在潛逃猶恐根株未盡已嚴飭文武各員先將賊巢要隘之地詳勘確查安防設汎巢穴既空潛藏無所則一二狡賊諒難漏網現在將祿天佑等發司審供俟詳到具

題外至則補營長祿世豪前已飭令知府黃士傑誘擒解司審供擬招在案祿世豪既經就縛祿天佑又復被囚二兇既除一郡皆靖其餘營長伙目俱可漸次整理大者安設弁員小者更易鄉保庶東川地方不負改土之虛名而邊方百姓咸沾歸流

之實惠矣臣於正月初八日具有窩泥既靖一摺
曾將東川土目事大畧聲明今大局既定相應備
陳始末專摺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悅覽之在事官兵奮勇效力甚屬可嘉事畢可題請議敘善後事宜著實擇人委用可也
同日又
奏爲據實奏

聞事竊有烏蒙案犯祿永孝原係米貼惡目因伊胞弟
祿永忠係四川馬湖府屬磨坡長官司及永忠病
故伊妻陸氏招贅祿永孝謀襲磨坡司仍占住米
貼地方踞有兩處巢穴肆其憑陵擾害邊境前拒
敵官兵一案經臣審訊將祿永孝磨坡司
題請革職招擬斬決而陸氏係案內要犯斷難輕縱
會屢經拘提頑抗如故開印以後據援剿右協副
將郭壽域左協遊擊張寉署烏蒙府事耿覲謨等
聯銜稟稱陸氏抗不服拘非帶兵往提難以捕緝
臣因飭副將郭壽域帶兵前往設法擒解隨據郭

壽域於二月初一日率領千總譚盛元把總張士
俊等帶兵三百名親赴米貼相機擒拏續據稟稱
沿途所至夷民安靖毫無驚懼等語至初五日抵
米貼陸氏狡計差人於三十里外迎接及官兵一
到陸氏先逃於是劄營米貼次日遍搜各箐至晚
探知陸氏已過金沙江上盚該將並不審度形勢
酌量多寡當遣把總張士俊帶兵分布江口把守
又遣千總譚盛元等帶兵過江追擒以三百之兵
僅留兵五十名自衞而又毫無警防於是土夷生
心夥連川夷遂於二月十二日乘夜刦營先搶去

馬匹器械隨圍殺官兵副將郭壽域被箭殞命五十名兵脫免回烏報信者僅甘疋位等十餘人聞江外兵丁亦多被害隨據遊擊張寉署烏蒙府耿覲謨等聯銜通報而威寧鎮臣孫士魁先於二月十六日就近聞報隨遣本標遊擊顏文選帶兵三百名星往應援又請發黔省各營官兵九百名土兵一千名於本月二十日同報到臣臣一面調黔省官土兵付孫士魁調度一面發本標左協兵五百名曲尋鎮兵四百名著叅將哈元生星往應援令先將烏蒙府并魯甸大關等要地布置妥當然

後進勦隨據鎮臣孫士魁及附近各文武等先後
報稱查係陸氏過江勾通川省沙馬司及建昌巴
布猓玀二千餘人動手刦營又糾合涼山一帶各
賊四路把守要口等情到臣適鶴麗鎮臣張耀祖
因公在省請往親勦臣念米貼地方緊連涼山沙
馬等處事屬隔省非歷練老成而又有機謀之大
員不足以調度隨添撥督標兵五百名委張耀祖
前往并總統全師業於三月初二日自省起程其
千總譚盛元自二月初七日領兵過江搜箐殺賊
聞譚盛元回到烏蒙同衆兵大罵耿觀讃聲言郭壽域
直追至鐵桶寨相持數日賊多死傷及十二日大

之陷皆伊等害之之語其中情節所當詳察者

營被刦賊勢猖獗四面圍攻譚盛元帶領兵丁潰圍而出沿途遇敵日每數次至二十日間道由金沙廠渡江於二十三日抵烏蒙回營收合餘兵計郭壽域所帶三百名兵其留在營盤及把總張士俊等帶領守江者共一百一十二名被害千總譚盛元所帶回營及先回者共一百八十八名等因各據報到臣臣看得逆賊陸氏夫婦兇惡貫盈內恃米貼外倚磨坡素與沙馬土官司脣齒爲姦勾通巴布猓玀夥結涼山兇賊蠶食邊地實無寧日臣前請於米貼設知縣一員守備一員駐兵二百

名涼山設遊擊一員駐兵三百名固以其界連川

朕前見各處奏報恐烏蒙全處變動甚爲憂念今覽此

省原屬要害祿永孝已經監禁陸氏一女犯自不

奏方少慰但聞其巢穴甚屬險峻派往官兵不可迫令

難設法誘擒乃副將郭壽域深入賊巢視如內地

進取相機度勢而行可也

竟空隊渡江獨守米貼處孤軍之中無不虞之備

致倉卒變生延及軍士禍由自取無足矜憐至於

朕原屢次有諭新定地方善後爲要善後之策得人爲

臣遣委不當籌慮不周並不能預爲指示以計萬

主郭壽域朕未見其人想必一敢勇武夫如何委用如

全坐致疎虞不勝惶愧除已調滇黔官兵并移知

此要任大不是了

川省督提諸臣及照會建昌鎮星速會勦俟備悉

情形會疏

題報並請議處外合先繕摺據實奏

聞伏乞
聖主訓示并
有旨著卿節制調遣矣
敕諭川省諸臣同心協勦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奉
上諭爲治之道首重得人朕臨御以來夙夜孜孜廣爲
諮訪期得人材以理庶政而內外臣工所保之員其

中秉公推薦足備任使者固不乏人而徇私濫舉及
苟且塞責者亦復不少今特諭內外諸臣等京官自
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武
官自副將以上旗員自叅領以上皆令每人各舉一
人滿洲官員則保舉滿洲漢軍官員則保舉漢軍漢
人官員則保舉漢人文職官員亦許保舉武職武職
官員亦許保舉文職欽此欽遵部咨到臣竊臣係滿
洲鑲藍旗人應遵
旨保舉滿洲官員但臣初襲佐領繼充侍衛後調內務
府員外郎人微性拙原少知交即或親友中間有

才具可備

國家之用業蒙

聖恩拔置大吏不在應保之列況外任五年文武旗員皆未能熟悉旣不敢濫行舉薦又何敢苟且塞責

相應具摺

奏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卿若有所知之人亦不待朕之詢問此奏甚是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三月十二日臣齎摺家奴常
恩賞給驛馬齎回
欽賜臣
御定子史精華全部并乳餅一匣酥食一匣藕粉六包
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除經繕本恭謝
賜書外敬啓摺扣所有
奏謝律曆淵源一摺荷蒙

硃批欣悦覽之朕所喜者滇黔兩省新創之事甚多初
定地方籌畫之處頗繁想必案卷如山料卿必竭蹷
勉强辦理今覽此奏尚能留心於律曆之書則精神
力量必有餘也朕實神情皆爲之怡慰欣喜之懷筆
不能諭雖然留之一字甚切要珍重之欽此臣跪誦
之餘始而抃舞繼以感泣念臣身受
殊知無有倫比若於地方一切事件有不竭蹷辦理留
○○○朕亦如是但只覺安帖而不知勉强○
精神何用留力量何爲是勉强處即是安帖處況
誠之王字親承
寶訓一時一事皆當凜體若接奉

御書而并不寓目經心供奉高閣是虛負
聖賜誠於何通故以臣愚陋雖不能深解必周復玩繹
敬求大旨以返諸身心原非敢留心文字或有妨
政務也至於留之一字臣當欽遵珍重宋邵雍解
留春能安樂亦只是騰那法木以靜而朽樞以動
而堅形質之勞逸原無所關礙惟能寡欲閑邪自
克身安心泰仰荷
殊恩愛臣諄篤憐臣切至即竭百年之力亦不能報效
涓埃臣知自重臣當自強斷不敢以有用之精神
力量用於無用或致疾病殘廢以上負我

慈父也言之淚下不禁瑣陳敬繕摺扣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朕欣悅覽之所論極通但嘗此滋味者不多得也
同日又
奏爲首兇就擒外域效命事竊茶山一案臣於正月
初八日具有窩泥既靖一摺荷蒙
硃批凡卿所辦之事朕實至無一言可諭矣在廷諸臣
皆與觀之人人心悅誠服賀朕之福慶國家得人朕

亦惟以手加額感
上蒼
聖祖賜朕之賢良輔佐耳卿如此居心行事不但得卿一人之力勸勉屬員得通省文武官員之力且凡見聞臣工實亦莫不奮勵國家得力處多矣大臣習尚一整我朝之福洵不可限量卿功實大凡封疆大臣能保全名祿者即爲上上人物矣不但孰能如此且亦孰肯如此此人情分明眼前者
天
祖自然照察朕慶悅之懷實難筆諭勉之一字朕皆不忍

書矣嘉之一字實亦有負卿之心也特諭欽此臣跪
誦之下悚仄無似念臣凡所辦之事一皆仰承
聖訓凜體欽遵能不能限於才肯不肯視乎心才有不
能應邀
鑒原心有不肯何殊欺罔臣每以此自儆卽以此勸屬
臣近日文武各員多有以不能濟事不能圖功爲恥
者此我
聖主至仁之所化至誠之所通固血氣之具存亦羞惡
之克充也臣受
恩深重無能報稱所可以自信者只此一心不但無功

亦何功可言伏讀勉之一字皆不忍書嘉之一字
亦有負卿之心之
諭感痛由衷無以自解彼思隨習尚保名祿自以爲得
計者豈獨不能爲
國實并不能自爲殊可怪嘆亦殊可憐憫臣願與天
下封疆大吏并內外大小臣工各相勸勉共慎之
凜之至茶山叛逆原起於版目刀正彦查刀正彦
倚恃江外橫行邊境號令羣賊刦害商民始欲計
圖宣慰後致殺傷官兵總因逼近外域素通諸夷
故積惡頻年無敢過問若此賊不除車里終難控

制經臣於窩泥既靖後隨嚴飭軍前務期擒獲并令檄知蟒子老撾等國及孟艮卡高花臉諸外域凡接界地方不得縱令逃遁適據總兵官孫弘本等報稱守備張秉毅等訪得刀正彥家已逃匿稿緬山內離九龍江八十里隨差漢土兵潛往擒獲正彥之妾并妾所生女二口使女二口小使一名并金銀器物等件隨皆看守行營嚴訊刀正彥蹤跡俱供不知等語及提臣郝玉麟親到軍前復嚴飭捕緝查勘六茶山各地方直抵九龍江橄欖壩等處沿途犒賞兵民導揚

郝玉麟前奏只帶弁兵二百餘人行走踏勘甚屬輕率朕已批諭矣向後凡大員巡查新定地方務以持重爲要可諭令屬員知之

聖德宣示
天威派令署景蒙營叅將祝希堯及千把等分布各外
國要隘協力嚴緝諸外國皆遵奉惟謹并據呈覆
有但遇刁正彥及諸犯卽當擒獻不敢縱匿等語
以致刁正彥無路可遁無黨可援復回內地之猛
腊地方潛避於是各將弁探知的確密會剋期四
面圍捕三月二十一日據孫弘本等報稱千總陳
安邦等於三月初四日巳生擒刁正彥并伊子二
名義子一名隨從五名共九人著祝希堯押解行
營等因到臣臣查醜類黨羽俱經孫弘本張應宗

邱名揚等節次擒獲搜捕殆盡除已經臯示及分
別安插外現將八十餘犯解省發審首惡旣擒羣
夷向順而刀正彥所轄各地方延袤數千里江內
六茶山地方如倚邦攸樂之屬以及孟養九龍江
橄欖壩等處俱屬要地延袤千有餘里險峻處固
多肥饒處亦不少且產茶之外鹽井廠務皆可整
理乘此劃定界限建立城垣安設文武旣可固邊
疆之藩籬并可成遐荒之樂土其一切布置俟郝
玉麟查勘回省臣與面商妥議具疏請
旨外所有擒獲刀正彥緣由合先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嘉悅覽之此役如此完結順速出朕望外在事官兵破
格效力矣但聞該地方煙瘴甚盛向後應如何料理也
同日又
奏爲報明鹽務零星銀兩撥充公用事竊照滇省鹽
務事宜臣飭鹽道劉業長遵循辦理業將增鹽加
課并正項額外贏餘各欵彙疏
題報在案但鹽務內尚有零星節省閏月公費以及

積餘秤頭并撥銷鋸削等項仍有溢出羨餘亦應
查核前據劉業長詳稱自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到任起至五年十二月終止所有前項溢出羨餘
彙存銀一萬一百九十五兩零現貯道庫此項銀
兩雖非每年必有之項然既有羨餘絲毫何敢隱
匿詳請留為公用等情臣查現在進藏案內需用
各項銀兩俱須隨軍押解支放所委府州縣等官
置辦行裝幫給盤費各項并押解糧餉支放文武
官備帶番夷賞號俱未便作正開銷而又別無捐
欵原擬於備公銀內動發而本年分備公銀兩尚

未徵解臣因與撫臣朱綱面商飭令劉業長將此
溢出銀兩解交司庫先放給押運官賞銀盤費并
買備賞號什物訖所有劉業長報出羡餘酌充公
用緣由相應奏
聞再此項溢出銀兩雖未便定數然係每年必有之項
鹽道衙門原有額給養廉銀五千兩即此報出一
萬兩外仍有數千兩餘剩臣未敢苛算俾劉業長
得以寬裕料理合併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聞得劉業長甚好果然否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臣齎摺家奴賞

恩賞給驛馬齎回

頒賜臣

皇輿圖十卷

御製磁器一箱共二十件哈密瓜乾香瓜乾共一匣乳

餅一匣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竊念臣叨荷
殊知無可比擬感頌之詞莫能出口伏讀不念及卿尚
當念及何人之
諭淚下如雨不能仰視此即凡有血氣者皆應聞之激
切況臣天性具在將何以自處公忠誠純之
訓惟當鏤骨銘心此生此世誓不負我
覽卿奏謝矣
慈父也再接臣兄鄂臨泰家信知臣胞姪鄂昌蒙
廣衆之人尚賴卿代朕鼓舞教導以培養人材況卿弟
恩特授戶部主事臣家一門兄弟子女均邀
兄子姪豈有不加意訓誨令竭誠報朕之理朕原求得
異數不獨臣等竭力致身實難仰報萬一即臣之祖宗
人而用非私卿親戚有所偏向也設如用而不是者必
父母九泉有知亦當圖報於生生世世矣緣例不

係不聽卿訓導之子姪負朕恩用之下流亦必倍加懲

具本謹此附摺恭謝

治也總之朕用人惟一大公遇大臣之子姪每多喜用

聖恩伏乞

者皆此意也卿可知之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報明分兵進勦米貼情形事雍正六年四月十

八日齎回臣前摺內欽奉

硃諭祖秉圭奏烏蒙之變副將郭壽域被害事烏蒙彈

壓之兵爲數原少此事卿所辦少覺輕忽但郭壽域

舉動甚屬孟浪似此等新定地方朕屢屢有旨不可
惜費善後之策得人爲要想卿自有調度料理向後
須更當慎重前數摺皆十九日批諭者祖秉圭二十
日方奏到此係續批之諭欽此竊米貼逆賊謀害官
兵臣調遣總兵官張耀祖等領兵前往烏蒙會同
進剿隨經具摺
奏明并具疏
題報在案前自烏蒙平定以後臣酌留官兵於烏蒙
府魯甸大關鹽井渡八仙海等處駐劄彈壓一年
以來夷民安堵并無蠢動念米貼地方逼處金沙

江接連涼山巴補一帶川夷故令副將郭壽域乘
提質陸氏之便親往查勘意謂郭壽域屢經出師
著有勞績自諳軍務初不料其毫無機謀并無防
備反中賊人之計以致殞命損兵在郭壽域之孟
浪實由於臣之輕忽自聞報至今惶愧憤恨寢食
難安惟當凜遵
聖訓諸凡慎重料理以圖寧謐並無可以自解也四月
初二日據張耀祖等報稱滇黔官兵到烏會集相
度情形應作三路分兵會剿中路官兵於三月二
十四日同右路之兵自烏蒙起程至大關分路由

羊泥至耶魚庫與左路之兵會合左路自烏起程由洒魚河至耶魚庫與中路之兵會合張耀祖帶領左路官兵先令守備王五采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前往開路耀祖於二十五日起程前進調遣各路官兵俱於米貼合攻井底塹直搗賊巢右路由大關豆沙壩正溪門坎山直抄井底塹之後道路險遠派叅將哈元生統領官兵於三月二十四日起程進勦并設援兵及沿途安臺護糧之兵俾聲勢聯絡以便長驅直入威寧鎮總兵孫士魁帶領官兵駐劄烏蒙兼安左路進兵臺站遊擊張寉等

帶兵分駐抵補等處防禦等情四月初八日據總兵孫士魁報稱三月二十七日有烏蒙頭人切黑蘇家之子名皮歪赴營首報米貼猓賊白駒格沮之家人逃在他家隨令擒解訊供陸氏與立之戸吞都在井底埾商議急則往拖趺白達埾去米貼賊約有二千餘人四月十六日又據張耀祖報稱統兵由左路前進隨遣守備王五采等帶領官兵爲前鋒先奪險要關口本職帶領官兵策應進剿沿途皆有夷賊哨探守險官兵奮勇疾驅追趕夷賊驟不及備險要處所皆爲我兵占踞三月二十

八日至地名黑鐵關山梁上劄營離米貼三十餘
里於下營之後遥見米貼寨上放火將房屋燒燬
據巡哨兵丁拏獲米貼苗民三名到營訊及陸氏
云已奔往井底去又云有夷兵在大關來路各處
堵禦官兵這一條路米貼以爲險峻難行料官兵
不能前來是以未曾堵禦等語令隨行之烏蒙漢
把楊壽長前往各寨傳諭招撫又令你不期羊呢
二家差夷人二名前往大關米貼暗行打探於二
十九日漢把楊壽長帶到苗民寨頭一十三名懇
請給示安住隨於三十日起身前過耶魚庫關口

劄營哨探張耀祖亦於三十日至黑鐵關山梁劄營至寸金關離米貼十里賊衆把守甚力官兵直上攻打賊衆棄關退守巴上擂石臺官兵直追至米貼四月初一日俱至米貼劄營賊已逃去房屋俱燒燬隨差人搜箐捉獲婦人二口訊供陸氏同賊首立之戸吞逃往井底韭帶有賊兵數千沿途守險等語中路遊擊卜萬年康世顯帶領官兵亦於初一日到米貼會同劄營擒獲逆賊阿母雞之弟水牛阿格水牛幾幾二名該遊擊等將水牛阿格斬首懸示嚴訊水牛幾幾追問賊踪據稱逃往

井底𡐢聚衆數千是實與前婦女所供無異俟分
遣官兵躧探路徑另行擣巢擒勦等情四月十三
四兩日又據該鎭報稱初二日晚差人搜箐擒獲
土人一名訊得陸氏同賊首立之戸呑逃往井底
欲奔𡐢上而𡐢上猓賊俱說你們犯下的罪來連
累我們堅拒不容上𡐢遂踞住巴上擂石臺本職
因遣兵從後山攀藤附葛而上鎗礮齊施殺傷夷
賊六十二名墮江死者不知其數餘賊棄關滾箐
而逃卽於初三日遣前鋒守備馬似龍王五采帶
漢土夷兵由正路飛攻井底遣遊擊卜萬年康世

顯領漢土官兵由偏路飛攻井底四月初八日酉
刻據報右路叅將哈元生中左路遊擊卜萬年康
世顯守備馬似龍王五采等率中左右三路之兵
會合於四月初七日一日連破三埡官兵奮勇於
酉時直搗門坎埡賊巢夷賊首尾不能兼顧賊衆
潰散聞陸氏同賊首人等藏匿埡上寨子內官兵
重重圍困諒立可擒拏各緣由到臣據此俱經檄
飭務將逆賊悉行勦滅毋得少有姑息卽逃竄山
箐賊黨亦細加搜擒以盡根株毋貽後患去訖竊
念烏蒙建昌之交金沙江內外夷猓盤踞不聽約

東爲害地方已久聞建昌鎭離城二十里卽係野
夷時擄掠至近地兵丁無敢遠出樵採者而米貼
陸氏占奪江外埡寨川土司亦不敢過問今卽平
靖米貼安設官兵若由江外直達建昌一路川省
並無營汛俾聲勢可通漸次化導恐此猓終難服
制此地終難寧帖臣不自揣已據愚見札商建昌
鎭臣趙儒囑令覆信以便再商川督撫提諸臣酌
甚是可與岳鍾琪詳悉商酌料理奏聞
議可否至米貼地方係烏蒙之一隅陸氏謀逆各
處並無附從原俱安靜合併陳明除俟擒獲兇首
剿盡黨羽另行

奏報外合將破壺殺賊情形先行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施行臣謹

奏

深慰朕懷朕始初聞報未料事止於此恐烏蒙鎮雄涼山一帶俱各蠢動又大費一番周折也祖秉圭黃廷桂所奏孟淚不曉事矣

同日又

奏爲恭報春熟事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臣齎摺家

奴回滇敬啓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精神愈覺健旺實皆

天地神明

聖祖君父慈恩錫佑之所致直隸入春以來雨澤甚屬均

調直省奏報皆然但未敢料其向後若何也卿好麼

欽此臣跪誦之下不勝懽忭不勝感悚仰惟我

皇上以上聖之睿知本至誠之明通日理萬幾原只物

來順應精神愈覺健旺此莊敬之所以日強也而

勤念民依時廑宵旰伏讀未敢料三字心動神依

不復能出一語
天地申佑應析付託
有何可忌諱朕所賴者實
聖祖垂慈應深憐痛臣念及此頓忘忌諱慚惶奮勉惟當
天地
終身以之更無可言至滇省各屬去冬瑞雪盈尺
聖祖之慈佑即一飲一食一言一行亦不敢存已能之念
方春風日晴和臣偶郊行遠望豆麥青黃如繡詢
實皆默賜之所致朕向在藩邸即存此念左右之人所
之父老皆謂豐徵隨檄行藩司飭查通省收成分
共知者凡百只仰賴
數去後今據雲南布政使張允隨詳稱行據雲南
天地神明乃爲人之第一良策
等二十府昆明等五十六州縣并東川烏蒙鎮雄
鎮沅宣威恩樂等府州縣咸稱所屬地方田地高
低不一今年豆麥收成均有十分九分兼且豆粒

大而麥穗長較之往年實爲加倍此皆仰頼
皇上誠敬積中仁恩遠庇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除黔省收成分數俟詳到另報外所有滇
省春熟分數合先
奏報伏乞
皇上睿鑒臣謹
奏
欣悅之甚以手加額覽之得卿如此總督地方必蒙
上天鑒察賜佑朕可力保此也之常無可奇者近因用臣
文鏡爲河東總督有旨諭部發鈔時卿自得知諭中甚
詳愈期共勉之
實慰朕懷
同日又
奏爲備陳古州等處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附陳邊境夷情一條內荷蒙
硃批這又奇祖秉圭密奏八萬古州之不可取今又欲
如此急爲懲創朕不解矣欽此伏讀
諭旨臣再四思維查得黎平屬之八萬古州有裏外之
別亦有生熟之分而鎭遠屬之九股生苗與都勻
屬之雜種苗俱攙雜三屬之內地阻截道路來往
不通卽文武官軍亦皆迂道遠行不得走直路以
故聲化難暨抄擄橫行此現在腹裏之患並非盤
踞界外自相雄長者比也但其中良頑不一強懦
各異在良懦之苗夷素爲強頑所逼脅而無人招

撫雖欲內嚮而不能臣旣悉此情節故乘謬沖旣
靖知羣苗皆已震動隨令張廣泗等輕騎直入相
機化導而裏古州一帶相率接待踴躍歸誠據張
廣泗報到臣復批令暫不必科糧亦不必編戶須
將鎮遠都勻各處生苗盡行招撫然後酌議設官
安兵漸次料理以爲一勞永逸之圖是時何世基
極力贊成并差遊擊冶大雄帶備犒賞前往協辦
會札致臣有此係黔省大計尤非餘事可比務當
力圖等語葢緣古州各地方田土肥饒民多殷實
雖性近獷悍而風俗直朴易於治理且九股苗界

之清水江平瀠寬濶向可通舟由清水江而上可直抵黃平州之重安江由重安江而上另有小河可通平越府之黃絲驛由黃絲驛至貴陽省城則不過百餘里由清水江而下可通湖廣之黔陽縣直抵辰州常德兩府又清水江旁支另有溪河一道少加開浚亦可通廣西其間桐油白蠟棉花并毛竹桅木等項出產甚多若能將生苗招撫安設營汛俾無阻擾使楚粵遠近商客得以上下貿易諸貨流通就黔省而論裕課便民更無有出於此者此臣以爲八萬古州之必應取即官民紳士亦

無不以爲必應取而引領翹望者也及臣調張廣泗來滇面示事宜并密檄附近各員許聽調度張廣泗回黔祖秉圭知臣決意招撫遂揚言於衆以爲此事斷不可且不必行我自有主意在屬員雖不免觀望然猶暗地奉行現據稟稱黎平生苗有高漊八妹等寨鎮遠生苗有南高等寨都匀生苗有冊行等寨共計四千一百二十餘戸皆聞風輸誠并出具木刻因撫臣力言不可尚未敢具報卽鎮遠等處前已具報之生苗就撫認糧情由亦俱行駁詰再常德壽赴京過黔祖秉圭亦曾面言古

州此舉不必多事需兵費餉終成後累我已密摺
奏
聞等語常德壽抵鎮遠札寄到滇囑臣斟酌竊惟同寅
協恭之義人臣所當深思凡與共事皆屬一體祖
秉圭如有知聞亦應一札相商以定可否在臣並
非謬執己見不聽規勸之人但知錯悞即當改悔
斷不敢怙過亦祖秉圭所素知乃並未商問一語
密
奏古州之不可取在祖秉圭自有所見臣殊不解伊
有何所見不過言錢糧與利耳
大可笑之論朕之批諭尚未繳還伊必親身帶來俟交
何所見而云然也至於施秉苗犯原係熟苗臣前

進時隨便發來卿看可發一笑
於長寨案內曾條陳鵰擒之法奉
旨俞允通行遵照在案鎮遠副將張禹謨訪確賊蹤帶
兵速往擒獲正賊一名并招撫數寨苗民旬日而
此事曾將張禹謨叅奏其派兵二千名令擒賊苗之處
返祖秉圭責其先不應動兵既動兵即應全擒嚴
亦奏過朕皆嚴飭其非伊繳還時亦發來卿看更知朕
飭其不職勒限一月務須盡獲如違糾叅等語并
用人行政之道矣
移咨會飭到臣及張禹謨赴省面稟情節又欲給
兵二千名令伊擒勦商之提臣楊天縱楊天縱札
詢到臣因臣謂應少緩隨復中止此今年正月間
元年時偶一引見至今面貌皆想不
事也臣看得廣西巡撫署貴州撫臣祖秉圭辦事
起總不知其爲人似此不識認聽輿論用者甚多只一
精明亦甚沉細才具實可用但有巧於自爲處有

至巡撫即不能隱其醜態也所以輕於去取者乃不得
已之苦衷惟
不肯擔任處若關係考成事件皆能留心倍常振
作如事無關考成或恐有後累則俱不肯為即如
上天
安順一帶化誨生苗一件伊皆不以為然意此皆
聖祖鑒察耳
臣與楊天縱多事之舉為公為私臣實不敢深信
相應據實備陳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施行臣謹
奏
祖秉圭到黔數次奏對朕即覺其立志不是先有旨令
來陛見後恰遇伊丁憂想不宜邊省撫任已另用人矣

此人朕不識認因歷任多言其好至兩司即命奏摺見其奏對勇敢人甚聰明黔撫員缺因不得人所以擢用巡撫之命一下翻然不似前人矣大奇人之福分力量確有定限絲毫不可勉強從前實未留心今六年覲之實令人毛骨聳然如祖秉圭此是何心蓋緣福量不能承受耳如此等者不可枚舉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准兵部咨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張耀祖奏前任鎮臣侵蝕

國帑遺累兵丁一摺奉
旨張耀祖將趙坤侵蝕銀兩據實陳奏不徇情面可嘉
著交部議敘趙坤於領兵進藏之時指兵丁借餉之
名侵蝕入己又將正項錢糧私自那用以致貽累營
伍趙坤殊玷大臣之體及奉恩詔豁免兵借餉銀之
時鄂爾泰未經察出亦屬疎忽趙坤名下應追銀九
千四百四十六兩著照數追出交與鄂爾泰其應還
庫者即行還庫應賞給出征兵丁者即行賞給倘進
藏武弁內再有如趙坤之借名侵蝕錢糧者著鄂爾
泰查出奏聞著追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

查原案趙坤借兵丁馬匹等項名色冒支銀兩揑
作兵借混請豁免又私自挪用找支錢糧雖俱雍
正二年奏銷之事臣到任後未曾察出疎忽之咎
實所難辭但上年九月鶴麗鎮總兵張耀祖到省
見臣曾云奉文行追鶴劍駐藏各兵長支銀七千
八十四兩零請予免扣將閒欵撥補臣以長支銀
兩乃應追之項無論並無閒欵可以撥補卽有閒
欵皆爲公項亦不應代爲彌補并詰其因何代兵
請免緣由據稱前任總兵趙坤與軍前各官有代
各兵借支銀未曾給兵又將各兵找支折給本色

銀用去雍正元年蒙
聖恩豁免此項各兵未沾實惠今若扣本兵長支之銀
誠恐滋事故請免追臣以出兵各官既有侵冒剋
扣自應著落各官清追以補兵欠令其查確具報
以便參追而張耀祖隨辭回鎮即具摺參奏今閱
其參摺既稱所借軍需銀趙坤用過以及分借各
官共銀五千五十兩除扣存外尚侵蝕銀四千三
百二十兩理應查明分借各官一體照追方無含
混且找支銀兩趙坤如何用過四千五百兩亦未
指明趙坤既應追跟役長支銀兩各官跟役豈無

朕想此事卿必
知張耀祖之奏而令其奏者曾向怡親王言過若不加
卿以疎忽之句恐卿向下事便難於辦理未出朕之所
料也

長支之項因檄令該總兵赴省面詢去後嗣據張
耀祖到省將各官分用數目欵項并應追長支銀
兩開具清摺內稱一駐藏各官共借過銀一萬一
千九百三十兩零內兵丁實領過銀六千八百八
十三兩五錢其五千五十兩係各官分用總兵趙
坤用銀二千兩遊擊李君賢用銀八百兩守備張
有義用銀五百兩千總施善元何元李遇春把總
李成林楊從林孫成宗陳尚義各用銀二百五十
兩後係前任鶴麗中軍遊擊今陞曲尋總兵劉起
元造冊呈送轉報一已故遊擊王之臣找領各兵

折給銀八千九百四十四兩零趙坤取四千五百
兩令前任永北鎮遊擊今陞開化鎮總兵南天祥
交永北鎮標千總今陞武定營叅將魏翥國往四
川議敘使費一駐藏各官跟役長支不准折給銀
內除趙坤之外尚有遊擊夏因唐李君賢守備張
有義千把施善元等共應追銀八百三十五兩零
臣復面詢與所稟相符則是張耀祖先不將各官
分用借支銀兩開明又將各跟役長支統入兵丁
項下及奉行查始行開出均有不合矣當據藩司
詳請行查定議臣隨移咨提臣郝玉麟并行武定

營叅將魏翥國開化曲尋二總兵據實查覆據曲尋鎭總兵劉起元呈稱本職於鶴麗中軍任內曾據進藏兵丁云借支雇覔烏喇牛馬馱載軍裝銀兩分釐未得因彼時無人告發無從察其眞僞所造之冊乃據軍前將備移來鈐印轉送及至旋師查出侵隱邀免情節不敢瞻徇卽經報明提督總鎭等語據開化鎭總兵南天祥呈稱議敘使費緣川督年羮堯川提岳鍾琪索部費萬金前鶴麗總兵趙坤原任永北鎭總兵馬會伯議令在事人員公同措辦鶴麗出銀四千兩永北二千兩麗江土

府一千兩付已故遊擊王之臣買備禮物及兩鎮
差員盤費等項去銀二千兩餘銀五千兩同禮物
交永北千總魏翥國往川送禮造冊因鶴麗差役
盤費使用又動銀五百兩實交川提岳鍾琪銀四
千五百兩其鶴麗鎮所出銀兩係王之臣辦理是
否動用兵丁找支銀兩無從得其底裏麗江出銀
一千兩亦係王之臣經手惟永北所出二千兩實
係議敘人員公捐等情據条將魏翥國呈稱奉差
往川辦理議敘功冊領銀五千兩禮物三馱俱王
之臣備辦及到川將禮物一分送岳提督應送定

西將軍一分因伊復進西藏亦交岳提督收貯隨
蒙盼咐將功冊造齊同禮物一分呈投年羹堯處
收訖因路途遥遠員役往返盤費用銀五百兩存
銀四千五百兩俱呈岳提督收訖餘與南天祥所
覆相同准提臣郝玉麟咨稱前蒙
聖恩補授鶴麗總兵於雍正元年三月到任隨據遊擊
劉起元造報出征兵丁在藏借支銀兩欽奉
恩詔豁免冊籍因係借支舊案據冊轉報原未允准旋
奉
旨陞授提督帶兵赴察木多駐劄雍正二年四月復據

劉起元造冊請免陞司李衛兩次駁查劉起元覆
據原駐藏千把查稱此項借欠係奉定西將軍諭
令總鎮趙坤公同代借接濟兵丁雇買牛馬馱載
並非官借李衛始准入冊請免嗣又據劉起元驗
報奉造案冊詢據標兵施瑞溥等供稱未領借支
等語隨飭領兵將備行查據覆有兵丁刁應魁等
呈稱實在借支請提對質若不提審難成信案因
遠居塞外隨移鶴麗鎮侯旋師會同提究雍正三
年冬奉
旨撤師張耀祖又帶兵移駐察木多四年歲暮方撤師

回營比即咨催張耀祖總無隻字回覆無有實據
是以未曾
題叅今准咨查始知張耀祖已經叅
奏等因各到臣臣細查各案細閱各覆文趙坤等於
軍前借支銀五千五十兩旣無兵借確據明係官
借冒銷除扣抵外餘應於各官名下分追還庫又
議敘使費用去各兵找領銀四千五百兩應於議
敘各官并行賄受賄之官名下照追跟役長支一
項亦應於隨帶跟役之各官弁名下著追抵補兵
欠但欲直窮到底在冒兌錢糧之現任叅將李君

賢等自當治罪而川陝督臣岳鍾琪湖北撫臣馬
會伯等并據冊混轉之劉起元知情不舉之南天
祥等均應分別處分第趙坤已蒙
皇上隆恩寬免治罪現在各員可否亦從寬免其議處
止於分用軍需剋銀以邀議敘并未完跟役長支
各官名下照數分追除抵各兵應扣還長支之銀
此事應止將張耀
外餘俱還庫不應賞給兵丁再事有由起趙坤實
祖參追之數著落趙坤名下追賠其他不必究也朕前
係罪首或仍照張耀祖參追之數於趙坤名下全
旨恐有如趙坤借名侵蝕拖累兵丁之事故有此諭如
追并分追應追各官抵完兵欠事關重大臣未敢
其他則非趙坤之可比矣可遵旨辦理題奏
冒昧徑

題合將查出情由先行
奏明仰請
聖主鑒奪批示遵行臣謹
奏
此事預爲摺請者甚是矣
同日又
奏爲銅礦大旺等事竊照滇省各處銅廠較前增盛
經臣
奏明五年分銅斤可辦獲三百數十餘萬請發價收
銅賣價還項奉

旨俞允并准部咨令將所產之銅自雍正五年四月起

扣滿一年獲銅若干卽行題明以憑預定㑹否足

額等因今查各銅廠自雍正五年正月起至十二

月終止共辦獲銅四百萬零內除留本省鼓鑄外

運赴湖廣一百一十萬零江南一百六十萬零陸

續雇脚發運已將發完又因廣東洋銅鈌少需銅

甚殷不敢歧視現議賣給銅二十萬斤此五年分

辦銅運銅之數也至六年分銅斤現在督催上緊

辦理但總數難以預定且滇處天末馱脚無多本

省運鹽運米運錢皆所必需若接連雇運不但恐

有遲悞兼恐屬員奉行不善或致滋擾應請將雍正六年所辦銅斤俟年終核定確數除留滇省鼓鑄外餘銅若干咨明戸部於雍正七年分陸續雇覓馱脚運赴湖廣江南賣給承辦之員轉運京局以供八年鼓鑄而七年分辦出之銅則於八年分發運以供九年京局之用似此遞年辦運在銅數既得清楚而輓運亦可從容至七年分吳楚應辦銅斤暫聽其自行採買辦此一年以後每年俱有滇銅接濟矣況現今各省奉文收買黄銅器皿七年分京局鼓鑄諒可無誤除另疏具

題外合繕摺

奏伏乞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臣謹

奏

甚是題到有旨





